

## 钦差令之磨州大疫情

作者：食少毒

玄幻小说，请勿对号入座！！

### 引子

封闭的待拆迁的城中村。

前夜雨后，水缸的水又满了。

旁边一间破败的小楼里，阳光透进来，一个瘦弱的老人张开口，舔了舔带血的嘴唇，他瞥了一眼画在白墙上的灰碳印记。困在这里已经第18天了。

屋子里很简单。一床薄被铺在地上。一个破旧的木桌放在窗口，木桌子上有个小笼子。笼子里是一直温顺的灰鼠，啃噬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蔫掉的胡萝卜头。

老人慢慢走到小笼子边上，大灰鼠感觉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在笼子中焦灼不安地跑动。然而老人手还是伸了进去。

闪电般出手，下一秒，大灰鼠已经被抓在老人鹰爪一样的手中，送到了嘴边；再下一秒，老鼠在老人口中滋滋作响。

老人阴鸷的目光扫了一眼房间角落那架肉已经被割光的白骨；心想无论如何，今晚得出去再猎杀一人食用。他开始闭眼调息。

天地一片安静，磨州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封城的沉默。

故事从三个月前说起。

## 1 前情 - 病毒之初

老五接到电话时还有点不敢相信，前一段时间美歌和青禾五兄弟的矛盾已经基本公开化了，湖西的大使还能邀请自己去喝咖啡，还有这等好事？

但是老五经历那么多事，什么时候怕过？况且他也知道鹅币的推广，还可能需要美美麟集团协助。五兄弟都同意老五去看看。

从落满梧桐的街道上走进领事馆，就有海军作战队的大兵出来带老五七拐八拐进入了一个开满鲜花的会客厅，美蒂身材高而微胖，比老五高出半个头，几乎和老二差不多高。

美蒂拿着雪茄，穿着得体的西装，满面微笑，见老五到达前厅门口，就熄灭了雪茄，快步迎上来，躬身伸出双手，残留的一丝烟草香味发出微微醇厚沉醉的气息，气度潇洒彬彬有礼，老五一进大厅就有点折服了。

美蒂与老五握手之后，首先说：“非常感谢钟文宏先生百忙之中莅临本馆，本馆真是蓬荜生辉。”

老五不卑不亢地笑道：“哪里哪里，感谢大使邀请，本人对湖西仰慕已久，诸多方面仍需向你们学习。我这一次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美蒂笑道：“那是那是。今次约先生来也是为了加强联络，促进我们湖东湖西民间交流。”美蒂引着老五走向庭院间一个小桌，示意老五就座。有管家上来摆了一些点心，美蒂也是博闻广见，有所提有所不提，大部分都是对老五业绩的恭维，也问一些兴趣爱好，言谈之间始终带着微笑，态度诚恳，当真是完全放松的民间交流。老五也问一些湖西的近况。两人吃些茶食，转眼时间过半，美蒂说：“最近半年湖东湖西局势略紧，先生有一段时间没去过湖西了吧？对湖西的感觉怎么样？”

老五想起上次仓皇逃至湖西躲过一劫，点点头说：“总体来说，我对湖西的印象很好的。”

美蒂说：“那是必然的，不说自由开放，单从医疗技术方面来说，湖西还是要领先湖东好几年的。当然我也相信，湖东在先生等一众专家的带领下，未来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越湖西。”

“不敢当不敢当。”

美蒂说：“我非常赞赏先生的一句话：困难时期要让官员先上。真的是国家栋梁民族脊梁才敢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对了，先生，听闻您在湖西辰光很喜欢那里的咖啡，让我们今天品鉴一下在下特地为您带过来的顶级咖啡。”说着他从廊边茶柜里拿出了一袋咖啡，上面写着Luwak，虽然那袋子是密封的，但

是已经有一种沉重的幽香散发出来。

美蒂说：“钟先生见多识广，一定知道这是什么咖啡？”

老五笑着说：“难道这就是著名的麝香猫咖啡？”

美蒂似乎遇到了知音，笑道：“还真是，什么都难不倒先生。这真是南疆原产的猫屎咖啡，原本是王室的贡品。”他对旁边的管家招呼一声，管家就双手捧着这些咖啡进去房间。美蒂则引着老五走进会客大厅。

美蒂边走边说：“麝香猫是一种夜行动物，它可以通过敏锐的嗅觉找到咖啡树里最成熟、最香甜多汁的咖啡果实，果实在麝香猫的消化系统里可以被酵素分解掉外面的果皮果肉，但是咖啡豆无法消化，于是咖啡豆就会被麝香猫排出体外。在消化果实的期间，麝香猫的胃酸会将咖啡豆中的苦质进行分解，肠道特殊菌种发酵会让咖啡豆本体味道变得更加香醇圆润。这些由麝香猫处理过的豆类经过消毒处理，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顶级的咖啡。”美蒂普及着这些知识，继续说：“您是医学专家，一定不会觉得这豆子很脏吧。”

老五笑笑：“哪里哪里。”他想起在院子里看到的一群蝴蝶和蜜蜂，说：“蜂蜜也来自于蜜蜂的排泄，怎么会有人觉得脏？”

美蒂赞叹道：“高明！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劝说别人承认这食物的品级，先生这一句话顶过无数雄辩啊。”

这时管家已经用定制的陶制杯将咖啡端了上来。老五留意到

管家身上穿的也是特别定制的Scabal微羊毛西服，戴着一个劳力士腕表，尽显优雅专业。

这些高端和专业让老五在心中莫名生出一点不自觉的仰望和恭敬。管家弓腰将咖啡端到老五面前，老五躬身谢意，双手接过，忍不住对咖啡深呼吸一口气，那醇香沁入鼻腔，似乎直接进入了脑际，飘然悠然的香味让自己整个毛孔都炸裂开了，而且在咖啡的醇香里面似乎还有一点特别提神的香味。管家认真地说：“里面加了一点锡南肉桂粉，能够提香10%。”

老五说：“肉桂粉对流感也有好处。”

美蒂说：“钟先生果然是医学专业人士。”他优雅地举杯，对老五说：“来，让我们以咖啡代酒，为共识干杯！”

老五点头谢过，抿了一口，身心舒泰。身体放松地陷在沙发里。

美蒂又闲扯了一些简单的是非题，猫屎咖啡是很难得的高级咖啡？钟先生的学识广博值得敬佩？这个季节使馆前的梧桐街道非常漂亮，有点像湖西？湖西重工业少，环境更好？湖西独有的迪迪乐园可以让人很放松？孩子们都很喜欢迪迪乐园，迪迪乐园是创造快乐的乐园，可能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乐园？基本都是正常的答案。

老五没有系统学习过意识和文化入侵，这些问题都在闲聊中自然地回答了是，也不以为意。

咖啡喝了半杯，美蒂觉得气氛酝酿得差不多了，微笑着说：

“你知道上次我们这边发生的疫情吗？”

“知道。感染面积挺大。我们也在关注此事。”

美蒂笑笑：“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就是一个流感，死亡率比流感还低。不知道先生您怎么看？”

美蒂这一句话问得非常的随和自然，在老五听来也非常的舒服，老五结合自己之前在湖西的所见所闻，心里已经认定美蒂的话，就说：“我也觉得是这样。”

美蒂笑笑，催眠一般问：“先生您也觉得是怎样？”

老五重复道：“这次的病毒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美蒂笑笑：“是了。我们的一流专家们经过精密推演和论证才得出这个结论，先生和我们一流的专家还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未来湖东湖西交流会越发紧密。毕竟一直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也不是办法，病毒的流窜也是必然的。湖东乡民民智未开，钟先生这样的智慧先驱还是需要将您的科学观点向他们普及才行。”

老五点头，这种吹捧方式让自己很受用。美蒂笑道：“我今天邀请您来，还有一件事相求。”

老五开始警觉起来：“您说。”

“我们开发了超级药剂，对这大号流感很有作用，你也知道了，你们上面已经同意引进部分药剂。只是这药剂成本较高，每支2300币，你也知道的，湖西的人工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想要在湖东开办一个研究室，用来研究降低成本，先生在湖东

威望较高，我们想邀请先生作为一个挂名的顾问。如果这件事办成了，成本降下来，先生的大名在湖东湖西都会传开，湖东湖西的乡民都会感激您的。”

老五也知道上面已经同意引进此药，那么手续都是合法的。自己挂个名也无所谓，毕竟自己从来都是沽名钓誉之徒。但他还是警觉地问：“这事，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是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美蒂笑笑：“怎么会？我们做生意向来都是讲究双赢。您是湖东最伟大的学者，最得民心的网红，除了您没有合适的人选。我们的挂名顾问工资不高，和普通研究员的工资一样。当然您如果有别的需求我们可以考虑。”

老五想了想，既然一切合法，拿一点顾问工资也并非不可以，虽然自己早已经看不上这点工资。老五点点头说：“没有别的需求，这既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钟某不收工资也行的。”

美蒂开心地笑了，那笑容诚恳真切，仿佛真是为了黎民百姓，他举起咖啡，说：“那我们就按普通研究员的工资定档。感谢钟先生为这一特别研究做出的努力。”管家已经从酒柜边走过来，拿出了一张顾问意向书，美蒂说：“先生真是爽快之人。您先签了这个顾问意向书，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世界官方网站上挂上您的名字。至于具体的顾问指导工作，明日会有人跟您详谈的。”

老五看了一眼文件，的确只是一个干净的入职通知书，关键就两条限制：灵活就业时间用以限制研究院，每年不少于一次讲座用以限制个人。老五最开心这种表现机会，顺手就签了。自己留了一份。

美蒂见会谈的关键部分已经完成，长吸一口气说：“长远看来，这些病毒毒性越来越低，也有可能会在湖东传播开来。有时候传播未必是坏事。比如Kopi在进入麝香猫口中的一瞬间，你怎么会知道一定是咖啡豆旅程的终结呢？经过麝香猫身体的一番过滤，最后反而成就更高品级的咖啡。这就是我们想强调的共存。麝香猫与咖啡豆的共存。彼此成就。”

老五说：“美蒂先生有备而来，你们有湖东的推演数据吗？如果全面感染了会怎么样？湖东的医疗系统会崩溃吗？”

美蒂眼珠一转，按原计划只要病毒推广开来，药剂能够卖出去。那后面病毒反复迭代，是反复收割的事情。湖东的医药市场非常大，就算100万人第一批染病，那么按叠加效应会有1000万人次买药，一疗程就可以赚230亿币，再加上病毒迭代至少要迭五代，那么这笔生意赚个1000亿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处理得好，像爱之病那样永久收割自然是最好。另外，这个病毒初期还能对当地经济造成很大的拖累，这部分收益就不好用金钱量化了，他爽朗地对老五说：“这个没那么严重，你也看到了，这个病已经在我们的试验区传染开，也就1/3000的人染病。就算湖东全部放开，也就1万人染病。湖西的医学还是很发达



的。”

老五马虎一算，觉得有点道理，说：“原始记录数据可以给我看看吗？”

美蒂笑道：“哈哈，以后我们合作机会很多。明天您挂名研究院了，就随时可以调看湖东研究院的数据。你有时间了还可以到我们的湖西试验区生活调研一段时间。通行证研究院都替你和你的团队办好了。”

老五直起腰，开心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管家推了一小桌点心过来，一些新鲜的水果蛋糕，正中间是一些金箔巧克力，美蒂笑道：“巧克力酒心路易十三，比较醇厚，希望您喜欢。”说着开了一瓶上午刚空运过来、还泛着勃艮第阳光味道的顶级红酒，给老五递了一杯，笑笑：“你当然会放心。你也知道我们湖西一直都是科技比你们发达的，医学比你们发达的。有了我们的互相合作，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我们一直秉承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文化观和世界观。这也是我们先进所在。”

老五忽然想到唐军，点点头说：“我赞同！”

美蒂继续奉承：“Amazing。您是洪武界最牛最有威望的专家。有你跟我们合作，真是无比的荣耀和荣幸。”

老五开始飘飘然了：“不敢不敢，不说洪武界，在磨州这一块，我还是能说得上两句话的。”

“那是那是，天下谁人不识君！干杯！”

两人又闲聊了一些纸醉金迷的衣食住行，灯火酒绿的生活品质。听得老五更加觉得高山仰止。

眼看时间已到，管家走上前来：“美蒂先生，会面时间到了，您下面还有一个会议……”

美蒂笑了笑：“这时间过得真快，与先生聊天真是生平之大快事。”

老五也不好再打扰，笑道：“钟某也收获颇丰。”

老五告辞出门，自有陆战队队员护送老五出了领事馆，走回落叶梧桐的大街上。老五看着烫金的offer，还是觉得不虚此行。

眼看老五出门，美蒂对管家说：“哈哈，管家，你看那个人像不像傻逼？”

管家说：“属下没有听到这句话。”

美蒂笑笑：“很好很好，病毒不断变异，没有永远的专家，我们可以推进计划的下一步了。”

管家似乎没听懂美蒂说什么，也没理会他的话外之音，简要地说：“下一个会议是和文化活动中心、湖西研究总部的远程联动会议。”

美蒂伸了伸懒腰，说：“这个会议我可以轻松一点。湖东现在还没什么破绽，我没什么好说的。活动中心也还只要继续撒

网即可，不需要采取特别行动。目前最关键的是研究总部，什么时候能够演化出传播力更强的毒株呢？每次都被拦截住，我玩得也没劲好吗？这帮废人！”

管家也不多话，恭敬地说：“会议还有半小时开始，我提前五分钟提醒您。”

美蒂板着脸摇头：“不用。这种会议……等开始再叫我，我要他们全部等我！”他走进拳击室，关上了大门。

潘多拉的魔盒慢慢开启了一道缝。

## 2 毒之穴

嵇丽还记得上次放风时候的妙遇，她开始相信一见钟情，相信一生只为遇一人。

那是一个明媚的午后，她给老家转完了银行卡里的最后100块钱，心里空落落的。虽然和狐碧一起放风，但是她知道自己落后狐碧太多了。狐碧攒了那么多钱，最多再干一年就会和她姑妈收山，自己还得一直干啊干啊，没有前途。

狐碧去专卖店买了心仪已久的包，嵇丽在门口等着，她不想进去，就坐在不远的圆柱隔离带上发呆。

忽然前面掉下来一个皮夹子，她抬头看去，阳光下一个身材挺拔的男青年正往前走。她连忙叫道：“喂，你的钱包。”男青年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然后就看到了钱包，连忙捡起来，说

：“啊，太感谢你了。”

嵇丽潇洒地摆摆手，礼貌地微笑说：“不客气。”她继续低头玩自己的手指甲。

过了五分钟，一个人影出现在自己面前，居然是那个男青年，手里拿着两杯奶茶，是附近一家网红店的牌子，男青年微笑着说：“美女，请你喝茶。”

嵇丽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说：“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男士说：“非常感谢您帮我捡到了钱包，我叫林晓峰，西文名Jay。我的所有证件都在里面，如果丢了就损失大了。一杯奶茶不算什么。”

嵇丽接了过来，林晓峰说：“我刚来这里不久，对这附近还不熟。我可以坐在这里吗？”吃人嘴短，嵇丽也不拒绝，况且这样一个帅哥坐在旁边，比每天晚上迎来送往的那些油腻腻死人的中年叔伯们好多了。而且如果狐碧走出来看到自己这么快就吸引了一个帅哥，也会眼红吧？

有时候有些人一辈子见一次也就满足了。嵇丽想着想着，居然羞涩地笑了起来。

林晓峰坐下地第一句话说：“你在这附近上班吗？”

嵇丽神情闪烁地点点头，自己的皮肉生意还是不说为好。

林晓峰也不多问，随口说：“我在一家美资分公司实习工作，过几天就回去了。对这个地方还不熟。”他看到附近大屏幕

上滚动着一部电影的宣传片，说：“我们去看电影吧？这部迪迪大电影我在湖西没来得及看，现在湖东开始上映了，我请你去看吧。”

“啊？”嵇丽看了看时间，说：“好啊。”

两人并排走进电影院，嵇丽几乎职业性地想去挽林晓峰的手臂了，但是手臂抬起来又放了下去。林晓峰显然看到了这些，没有尴尬，只是微笑着主动去抓起嵇丽的手，说：“在我们那边，好朋友拉着手不算什么。”

嵇丽感觉一阵电流从手指传遍全身，任由他牵着，电流从手指一直冲到面庞，让她面色绯红，这是工作以来从男人身上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的感觉。

可惜那一次看完电影两人留了电话就分开了，也没有什么后续。

快三个月过去了。嵇丽叹了口气，打工吧打工啊，那里被干啊干啊，会不会变成毒穴？因为那个男人，她最近有时候会觉得自已脏。

对一个妓者来说，如果觉得自已脏了，也许就离下岗不远了吧。

她犹豫了一个上午，手指放在那个姓名上，一狠心还是删了那个号码。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怀念不如不念。

然而这几天夜里还会梦到那个午后的阳光，梦到那个奶茶店

，甚至一次梦到两人在一起翻滚，他抽搐着说，永远做我的毒穴好不好？啊，那怎么行？啊啊不行。

虽然看不清脸。但是她觉得那就是他，192的林先生。

怎么回事？怎么办？

交给时间吧，估计永远不会再见了，有些人。

此刻花亭宾馆隔离点。人潮涌动。

湖西过来的人需要在宾馆隔离14天，林晓峰也在其中。他在宾馆住下，翻开上一次的撒网记录，已经接触了各行各业二十几位美女和好几位帅哥。

他的体质真是不错，192的身高，在湖西感染了两轮疫情，都没什么症状，很快就转阴了。他安静地坐在桌前，翻看了一下通讯摘要，巩固每个人的特征。

累了就在房间里翻翻看看，第八天的时候他在一本宾馆说明的小册子上无意间看到一句话：“宾馆于五年前进行改造，采取了新风+循环回风系统，在节约能源角度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啊！”林晓峰似乎发现了宝藏。哈哈，这种事情都没人管。是美蒂的游说奏效了吗？

他确认再三，连忙第一时间密线汇报美蒂：“老板，我发现了一个漏洞。隔离酒店花亭宾馆每个房间的通风系统不是独立的。采用了部分循环风系统。我已经考证过。”

美蒂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说：“稍等。我看一些数据。”

美蒂和管家即刻分别调集数据，三分钟后就理清了脉络：“花亭宾馆不在第一批论证过的隔离宾馆之内。这一次临时被征用也很简单。由于湖西最近来湖东的人较多，几大转运中心的隔离点有点忙不过来，一家转运中心就在大会上提出来困难，西门乾州长想表现出磨州作为大州的担当，开口说我们州内还有一批酒店可以用作隔离酒店。会议结束了卫生委兼疾控局局长卫清才说我们的合格隔离酒店也全满了，加塞不了新的隔离中心了。西门乾笑道多大点事啊慌成这样，我们州里大大小小的上万家酒店，找不到三五家酒店改造成隔离酒店吗？给你三天时间，找到三家酒店不难吧？卫清心里也没底连忙说老板英明那倒不难。于是三天后就有了新的三家备用隔离酒店。”

美蒂收集好了资料，对林晓峰说：“按现有资料判断，花亭宾馆有可能进行了二次改造。但是按常识评估，三天时间未必真的做到了合规的改造。据你所知，这次隔离了多少人？”

“两个大巴。100人左右。”

美蒂斩钉截铁地说：“可以使用样品。”

林晓峰兴奋地说：“收到。”

挂了电话，林晓峰换了一个新的密封口罩，戴上了一次性丁腈手套，小心翼翼地拿出皮箱角落的一个密封口袋。里面是三

条泛黄的内衣裤。他将衣服拿出来，用夹子固定在排风口。对美蒂报告说：“完成。”

完成之后，自己全身消了一次毒，洗了个澡，喝了一大瓶水，就安静睡去。

他想战争是真正开始了吗？

四日后，宾馆隔离人员中陆续出现人员咳嗽，发烧，嗓子疼等症状。前台连忙向上报告，一级一级，最终报告到卫清那里，卫清一阵头疼。他亲自去看了一下，宾馆改造的确不符合规范。但是，目前没有可以适合转运的宾馆。怎么办？

林晓峰开始在隔离内部群里发布一些信息：“啊，我也感觉到头晕嗓子疼了。我是不是被感染了？”

“宾馆怎么不派人来医治我们，是要我们等死吗？受不了啦！”

“别的宾馆隔离都没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这个宾馆有问题啊！”

“我看到资料上说这个宾馆空调是循环风的，天哪！我们肯定被感染了！”

宾馆窗户上的封条已经被林晓峰撕开，两条完成任务的内裤被他裹了鱼骨头远远地扔了出去。很快，野猫衔着美味远去。

有巡查人员走过来：“你为什么将窗户打开了？”

林晓峰反问道：“我们都被你们害死了！宾馆回风有问题，



我不开窗户透气等死啊！窗户再大一点的话我能跳楼给你们看！”

巡查人员脸一红，憋了几秒钟，安慰林晓峰说：“稍安勿躁，我们快讨论出结果了，今晚可能转移。”

“转移？转移去哪里？”

巡查人员说：“暂时还不知道，您请稍安勿躁。”

对手已经乱了阵脚，临时增加了转移点，但是看起来还没准备好，软硬件都不一定配上。这是一场战争，只要有漏洞，我就有可趁之机。林晓峰已经预备好了，心里暗暗得意，晚上要制造更大的混乱。

磨州哪是什么铜墙铁壁？即便也许过去是铜墙铁壁，现在已经开始秀逗，轻而易举就撕开了一道口子。

可是晚上都没有等他出力，别人就已经替他用上力了。

晚上各位隔离人员被驱赶出房间，闹闹哄哄，一团糟，没有隔离距离，将近100人充满恐慌，推推搡搡，几位维持秩序的人员完全不够。不得已抽调了前门的保安，轮班的保洁过来。好不容易，忙活了半夜，大家才上了大巴。

临时人员也疲乏地回家睡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

这一锅乱粥里，再也分辨不出最初那个毒源。

### 3 商女不知

三个月后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嵇丽的心脏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她似乎觉得仅凭电话里的气流就能判断出这就是他。与世界上所有男人不同的一个男人。

林晓峰说：“我在平民广场。”

嵇丽飞快地跑到甘莫妮那里请了假。狐碧扭着腰问：“又出去挣外快啊。”

嵇丽哼了一声，说：“我一月只出去这一次。不像有些人，顶着一个头牌的名头，三天两头出去。”

嵇丽跑到平民广场的时候，正是近午时分。

林晓峰看见嵇丽，甜蜜爽朗的微笑挂在脸上：“嵇丽，你还是那么漂亮。再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嵇丽也很开心。林先生说：“我这一次回来要做一些课题，刚好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能帮得上忙。”

嵇丽开始有点退缩：“什么忙？我见识浅薄，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林先生笑笑：“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我先带你去吃个饭，慢慢聊。”

林先生带嵇丽进入一个叫波丽卡顿酒店的地方。

在三楼的旋转餐厅里坐下，要了一些丰富的点心，两人所在的位置不断看到这个城市最高端的商务人员进出。里面出入的

人，果然比落月楼高档出好几个层次，如果老板能将这里改造成院子不知道能赚多少钱呢。嵇丽一面想着一面偷笑。

林先生说：“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什么？”

嵇丽说：“不好意思说。”

林先生忽然抓住了嵇丽的手，还是温柔地微笑：“我们是好朋友啊，放松，不必要紧张或者隐瞒什么。好朋友不会在意的。”

嵇丽就看见菜单上的一个价格：“牛排：1200/份”。这一块肉比一炮还贵啊，面前这个帅哥这么肯为自己花钱、表情和语言比鸭子还周到。如果这是梦，自己宁愿永远都不醒过来。她连忙缩回手，玉手轻轻捂着嘴，吃吃地说：“我笑我好像做梦一样。”

林先生笑笑：“这不算什么。”

嵇丽心里已经完全折服，于是更放松了，说：“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工作多久了？”她心里想说的是你不过是个小打工的，这样带自己花销够吗？

林晓峰坦然说：“我在美资公司做法律顾问啊，还在实习，这一次的工作做好了可以转正。”林晓峰似乎也看出了嵇丽心里关心的内容，说：“我们湖西人就是这样的，只要工作很少的时间就有足够的收入。”嵇丽点点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林晓峰继续微笑着说：“我们这么自由，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的微笑充满阳光的味道，带有一种主场天然的优越感。

嵇丽仰着头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工作效率高，技术发达，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制度更民主，所以财富分配得更好。而湖东呢，你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都被贪官掠夺了，你们的制度有问题，所以你们虽然很辛苦地打工却所得甚少。老无所依。”

嵇丽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妓女，当然不知道对方说这句话犹如放屁，当下湖东湖西之间真正的人工价差在于全球化过程中交易的不平等，根源在于强权在某一初始规则约定下通过博弈交易产生的附加掠夺。嵇丽想不清楚这一切，她只想起自己为生活所迫逼入鸡窝打工的辛苦经历，觉得面前这高大帅气的男人说的一切都是真理。况且他最后无意间提到的四个字真是完美地贩卖了焦虑，踩中了嵇丽的痛点。如果不是乡下老母亲的病需要花很多钱，当时自己会进入这一行吗？而自己，作为一个没有积蓄的妓女，未来是什么样的，完全不敢想。她这样想着，忽然就红了眼眶。

林晓峰也没想到自己这几句通用话术里哪一句戳动了对方，连忙递给嵇丽一张纸巾，柔声说：“不要伤心。社会是大家的，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改变它，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一定要勇敢起来，努力面对这些不公，去改变这些不公，社会才能越来越好。”

嵇丽连忙擦了擦眼，说：“谢谢你。你们湖西人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林晓峰笑道：“也不用羡慕。湖西现在是有优势，但是只要湖东肯改变，我想赶上我们也是很快的事情。”

这时服务员已经端上了两份菜：“您好林先生，两份主食：意面配帝王蟹肉+东瀛海胆，香煎南部牛排配地中海香料，肉汁。”

嵇丽闻着醉人的香气，也不去想太多，她也不愿意破坏这个梦境。

一下午晕晕乎乎的，午餐后两人又参加了一个高档酒会。嵇丽仿佛置身于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天堂。这里的人都彬彬有礼，神情中充满自信的坚定。这真的是高等人种的上流社会啊。

酒会结束之后，两人就在私家花园的一个长椅上闲聊，嵇丽估摸着快该回去了，连忙问：“你说需要我帮忙的事是什么啊？”

林晓峰说：“我的课题需要你帮忙，需要你帮我去一趟几个地方，在人多的地方拍一些照片给我，人越多越好，也不需要做什么。这是我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我们的课题都是开放课题，不像湖东这种填鸭式教学。具体哪些人多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想到的是市中心的商场啊，一些交通枢纽啊什么的。”

嵇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是个比较聪慧的女子，她说：“还有一些景点啊，网红餐厅什么的，甚至菜市场也算吗？”

林晓峰满意地点头：“你真是太聪慧了。菜市场你都想得到

。你太棒了！不过为了数据资料直观，你尽量不要戴口罩。你到一个景点就拍一些当地的人流的照片给我，为了真实，你自己如果能够入镜是最好。”

嵇丽摇摇头，忽然说：“可是我待会儿还要回去工作。”

林晓峰连忙说：“你看我光说我的课题，忘了说最重要的事了。我们的课题是有经费的，您一天能去一个城市的两个以上的大型人流密集处打卡，每天可以获得一万六千币的补助。课题任务会在五日内关闭。这五日你能去的地方越多越好。”

嵇丽难以置信地说：“五天去五个城市可以获得八万币？”

林晓峰点点头：“你留下银行卡，每日的任务完成当日打卡，经费会自动汇入。”

嵇丽有点动摇：“会这么好？这是坏事吗？”

“这当然不是坏事，我是学法律的，这中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嵇丽低下头，这笔单子真的容不得自己不接。五天时间，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她已经决定了，请假，必须要请假！老板娘说什么都留不住自己！嵇丽抬起头：“好的，我去做！”

林晓峰开心地说：“真的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我的课题有救了！对了，我还要送你两盒药。这是我们的特效药，你如果在旅途中有咳嗽，肌肉酸痛的症状，就口服这些药。”他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了两小盒药剂，又补充道：“这可是我们湖西特有的顶级药。2300币每支，你万一要喝的时候一定要低调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课题，你一定替我保密好吗？”

嵇丽点头，林晓峰又握住了嵇丽的手，温柔地呢喃：“记住。改变世界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尽一点力。你所做的既是为了我，也是为了这个社会更美好。”

嵇丽身上一阵电流闪过，高傲地说：“那我现在就买票，去往隔壁郡府。”

#### 4 毒穴爆发

老五躺在老二新楼楼顶的游泳池长椅上边晒太阳边翻看研究所的一些资料，还一边感叹下这些年老二一直坚持房地产，终于成了五兄弟中最出色的投机家。

花亭宾馆周围小规模爆发时就已经被湖西试剂研究院捕捉到了，当然也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顾问老五。老五虽然是挂名顾问，为了对得住这个名号还是要准备一些资料的：

5月中旬，桥康镇出现传染，由于冷链输入；

6月港乡出现传染蔓延，由于过关控制不严；

11月，仿迪迪乐园出现感染，由于游客使用假证件，安保没查出；烟花大盛，严阵以待。

12月份京北服装市场出现一个由湖西来京服装货物检出病毒核酸阳性的案例。疑似衣物造成感染。

1月初，1个奶茶店被精准防控，惊吓一场，看起来好棒棒。

这些区域都很快切断了传播源，地方都采取了精准防控措施，最终完美解决了传播链问题。所以说，精准防控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节省了财力物力，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名声。

老五有点傲慢了。这也太容易了。再来一点吧，为我赚点名声。

声名在外当然是好事。现在鹅币越来越坚挺了。

就在老五翻个身扒下短裤晒屁股时，电话响了，老五嘟囔是哪个不长眼的啊，他翻过身来还是喜笑颜开地接了电话，说：

“您好啊，卫清先生。”

“神医，最近花亭宾馆的事件你听说了吗？”

“我们的团队已经注意到了。”

卫清说：“不愧是磨州专家组专家，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老五说：“你还记得以往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精准控制啊。”

“对啊，只要加派人手查到哪里封哪里即可。实在不行，局部全员核检啊，检查出问题就隔离。”

卫清有点眼皮子跳：“可是，最近我有一种直觉，感觉到病毒好像传播速度加快了，追踪有点难度啊。”

“传播速度加快？你有数据吗？依照湖西试剂研究院的数据来看，根本没有加快啊。我们都处理三年了，经验丰富，能多



快？我们比它更快就好了。而且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湖西的高级经验，这毒性越来越弱的，大部分人染了也根本没事。就算传播开来，也没什么屁事，在屋里关上7天就转阴了。湖西早就开始共存了。”

“真的？”

“我们都是同一个MBA的，骗你有什么必要？不信你到我这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资料。”

“好的。我相信你，你毕竟是为民请命的专家。”卫清松了口气：“那好，今晚一起去洗浴城看看？”

“云月楼吧。六点。”

两个中年男人晚上在云月楼互相打气，彼此研究之后，终于定下了“他来任他来，共存不可怕”的基调，并且对花亭周围的小区采取“全员核酸”的方法，方向是“立刻。马上。最好今晚出数据。”

在老五的鼓励下，卫清也投资了100份额的鹅币，老五很开心。卫清也很开心，神医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很快活放松。

老五和卫清在隔间享受按摩喝着奶饮的时候，不远处有人已经累得快晕过去了。

这世界那么多人。

护士小红没看到过这个阵仗，后面绵延不绝的人。她想不到一个老破小小区能塞得下那么多人。难道现在磨州还真的有七八个人挤在一个40平方的房间里吗？否则这些人是怎么塞进来的？

大家排成一队，贪吃蛇一般，绕了一个圈又一圈，挤在一起。

刚开始都很自觉，但是这世间那么多人，就是很怕后来。

一个小时之前，上头的上头通知了这个小区被接管，需要做核酸；自己五位同事和一名警察被派到这里做核酸。居委进行了通知，楼组进行了通知，大家都配合下来了。都在排队。

后来，后来，有一个中年大妈冲了出来，叫道：“不行！这样排队我需要排一个小时！我不能这样排！警察你帮帮我，我老娘在另外一个小区，现在需要去医院，请让我出去！我要先做核酸检查！”

警察看着前面弯弯绕绕的人群，心里也有点发麻，还是带着大妈往前走了。后面有一个老大爷不乐意了，叫起来：“凭什么！他有老人我没有老人啊！我老人也等着我送饭去了？”

有人叫嚷起来：“就是就是。插什么队啊！”

“她说她老娘要去医院！我还说我心急梗塞快死了呢！”

“病历本看看！”

小警察快崩溃了，安慰大妈说：“大家意见很大啊，这边排队也快，要不你先排着吧。”大妈见拗不过众人，情绪开始崩

溃，开始叫骂起来。

小警察灵光一闪：“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啊。”他走到最前面，避开人群打了个电话，领导回复了一句：“只要不打起来，你看着办吧。”

小警察再也没敢往后面走。先看看再办吧。

中年大妈看到后面人越聚越多，还是往后面排队去了。

这个时候人群已经躁动起来。大家怨气开始变大。

每检测十个人小红就要换一次手套，每个人每检测一根管子就要对手套消一次毒，这是手册上要求的，检测做到2/3的时候，小红就已经很累了。

这时轮到那个老大爷，他走上来坐下来，对小红说：“不行，你手太脏了！我看到你给前面那个人换手套了，我也要换手套！”小红耐心地说：“我们每个检测都消毒了，十次检测换一次手套。”

老大爷还是坚持：“你给他换手套了，我也要换！不换我就不做了！”

小红看着还有一半的长长队伍，想说什么，但是觉得心累，默默地脱下了手套，换了一双。

队伍中间吵吵闹闹，有的走的有的来，从下午六点半接到卫清的通知，七点半入驻小区。现在十点半了。队伍看起来清得差

不多了。小红松了口气。居委忽然说：“人没来齐。”小红问：“还差多少？”

居委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撵撵看。”

此刻做完核酸的人已经在小区门口吵吵嚷嚷，说：“做完了为什么不给走！？”

保安和警察说：“还没检测完，也没有结果怎么走？”

乡民就嚷起来：“不给走做了有什么用？”

“信不信我去把检测摊子拆了！”

“你拆啊，你拆我们就抓你！”

双方骂仗不停，僵持不下，小警察嗓子都喊哑了，终于来了几名增援，增援一看架势不对，连忙继续向上反应，到公安局长那边，最后电话绕了一个圈又绕到卫清那里，卫清正趴在按摩床上被人哼哧哼哧地揉捏，忍住喘声听电话那头怒吼：“做完核酸给不给走啊？小区里几百号人要出去，现在我们增援已经有十几名了，疏散不动啊！”

卫清说：“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有办法我会给你打电话吗？再出动更多警力的话需要报备州长了。”

卫清脸一红，身体一抽搐，连忙说：“你稍等，等我一分钟。我正在跟网红神医开研讨会。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他说着免提了电话。

三人略微寒暄几句，老五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说：“那我就建议放开啊，因为做过检测的人手机的健康码里都有记录，发现他的结果有问题我们就可以跟踪。”

卫清说：“放出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老五说：“放出去问题是明天，不放出去问题是现在的。你说呢？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卫清点点头：“你说得对。”

这时按摩的阿洁多嘴说：“先生，您放松要紧。就不要想工作的事了。”

卫清说：“你闭嘴。你弄你的。”

小区门口的保安开始开门，所有做过核酸的人可以凭做完的证明出小区。

已经11点了，陆陆续续还是有人过来，小红快没耐心了：“还差多少？”

居委沉重地笑：“我还在统计。”小红的男朋友细晓缝已经过来接小红下班，见到小红还在忙，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连小区有多少人都不清楚。”

居委代表是个50多岁的次老年人，也有点暴躁了：“小区的房子都是租出去的，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们平时不管吗？”

“我们平时谁管啊？你让我管了吗？我怎么知道怎么管？”

细晓缝无语了：“那你们平时管什么？”

居委代表叫道：“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平时管什么？”

小红眼见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叫道：“不要吵了！”两人都怔了一下，趁着这个台阶闭嘴。

细晓缝心疼女朋友，骂道：“这帮领导在哈胡搞什么JB搞啊！哈安排乱安排！安排好了胡搞搞也就罢了，现在安排也排得乱七八糟！怎么不去死啊！”

云月楼里的卫清和老五同时打了个喷嚏。

小红带着哭腔对居委说：“我从6点钟被领导叫到医院做准备，我到现在还没吃饭。我快受不了了，你们不要吵了。还差多少人啊？”

居委也委屈地说：“我估计还差几百人。”他转头对警察说：“你知道我们小区里人数总数吗？”

警察摇摇头：“我们系统里可以拉出户口人口和大部分常住人口，但是新来租房的，不一定到我们那边登记。”

细晓缝问小红：“卫健中心给的指令是什么啊？”

小红摇摇头：“领导那边是说应检尽检。要求全部执行。”

细晓缝转头问警察：“你们领导给你的指令是什么啊？”

“配合小红进行管控。”

细晓缝点点头说：“领导给你的这个工作根本没办法做好，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根本没有一个论证过的流程，也没有应急

预案。”细晓缝做过一点管理工作，说：“你们也不要再争了，领导12点要数据，你们现在该做的也都做了。现在一共做了14000多份。小红你回去跟领导汇报就是这么多份；警官先生您回去也跟你们领导说是这么多。”

警察说：“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网红神医在媒体上都说了这病毒危害不大，共存是大环境里的大方向。难道你比他还专业吗？再说了，你能告诉我这小区里到底有多少人吗？有多少人今晚没回来吗？你根本给不出！你要较真呢，你说这里的流浪猫带不带病毒，宠物狗带不带病毒？你查得清爽吗？就算你手里有一本名册，有些人不在小区里住，你叫得回来吗？领导给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完成95%以上了，还不行吗？你一个大小伙子能上通宵没问题，你觉得小红她一个小护士行吗？你能好好思考一下吗？”

警察想了想，觉得每一句话都似乎很有道理。这活很棘手，就算耗到明天了，问题也解决不了。再说都要共存了，还较真干什么？领导知道大数据就好了吧。

警察终于点点头。警察也穿着防护服，走来走去身上也已经湿透了。谁都难受。

到了子夜，几人才散去。

卫清和老五在云月楼辛辛苦苦忙到晚上12点，回去还操劳看

了下群里的汇报。

按目前的数据看，花亭宾馆周围的几个小区都已经检测完毕，数据很漂亮，应检211,985人，实检211,748人。

他打了个哈欠，今晚跟网红神医聊天之后，自己心里有底了，明天也有东西汇报了。他想这一次应该和以往几次一样，全员核酸，检不出一个阳性病例，也许会有一两个病例，然后这几个病例进行流调，隔离，其他楼栋解封。

然而事与愿违，只是当时惘然。

第二天他跟州长汇报：“昨晚我们加班加点。应检211,985人，实检211,785人。检测率98%；昨天下午我和网红神医面聊了，他们研究发现病毒的毒性已经减弱，流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危害。这一次封锁得早。应该可控。”

州长西门乾点点头：“那就好。你要把控好。花亭宾馆的事我是知道的，我也看到网红神医公开的数据了，危险应该不大，你辛苦了。”到目前为止，卫清以为州长会斥责自己办事不力，没想到居然没有，心里感觉好多了。一切归功于网红神医啊。

当时惘然，然而往日不可追。

到了第二天下午，数据全部出来了，卫清看到数据顿时蒙圈了，有500例阳性！



卫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再三和一线的医护人员确认，整个流程都没有问题，数据基本也没问题。他头脑快速旋转：

“这个数据能拿出来吗？”

“不能！显然不能！必须尽快遏制住！”

## 5 毒穴爆发 2

这是一个无形的权杖压在自己肩上，或者无形的剑落在自己的手中，该举起还是斩下？

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卫清当时的确是犹豫了一下，事后卫清也在反思自己当时是什么思维？自己的一个决定和建议可能牵涉到巨大的影响。他有点紧张，有点发抖。

此刻头脑里想到了谁？为什么要买办思维？以为外包给有湖西背景的专家就可以解决一切吗？他想了想，自己手下是些什么人自己还没有数吗？

他模糊了一件事，在做决定时应该站在什么角度？

在过了很长时间磨州最终艰难取得胜利之后，卫清努力让自己清醒、努力反省、努力总结，又回到了某位先贤伟人曾经举出的三个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然而，在这时候，他一个词也没有想起来，他唯一想到的是网红神医。

卫清一身冷汗，犹豫了几分钟之后，他居然而又必然地打电话给了老五。卫清第一句话问：“专家，你觉得数据可能有问题吗？这一次怎么会这么背？以往不是都是没问题的吗？”

老五想了想，心里说你自己手下是些什么人你自己管成什么样子自己没有点B数吗，嘴上说：“你那边的一手数据会有问题吗？”

卫清惊出了一身汗：“应该没有。”

老五点点头：“那就没有。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你放心。毕竟领导们也知道这次问题是从花亭漫出来的。”

老五自然通知了研究院，研究院进行一番推演，结论是属于小规模聚集感染，可以按以往经验进行流调，精准防控。时间表是：预计两天内完成相关区域封控，十四天内解封。可以美其名曰：压茬管理。

老五看见报告，稍微犹豫了一下，问首席分析师：“这3天500人的路径已经踏足了全州六成以上的区域。封城岂不是更好？”

首席分析师说：“我们已经报告最后面写了，封城也许是简单的方式，但是磨州如果进行封城，会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也需要特别上报，因此不建议封城。”

老五点点头，有点赞同，说：“将这句话提到最前面。”想了一想又说：“将题目改为：‘防疫大计：精准防控，切块化

，网格化管理的推广新建议’。”分析师领命而去。

当然，在老五走后，研究院立刻将最新情况通知了美蒂。

林晓峰准备趁乱上路了。

老五很快将结论反馈给卫清，并且给了他一整套建议书。

卫清一直没敢睡，一直等到老五那边的报告出来，心想幸亏有一个网红神医这套智库可以帮忙啊，否则该怎么办啊？

卫清多年后总结时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坎时，只有一句话：经验主义和买办思想害死人。不管别人觉得对不对，他像老顽固一样不接受反驳。

第二天，卫清拿着报告去请示，立刻获得批准，可以即刻进行局部封控。

卫清说：“领导，虽然现在有500个异常情况。数据虽然有点多，但是按我们的方法三天之内可以消掉。”

听到500这个数字时，西门乾头脑也懵了一下，听到后面的“三天”又稍微宽心了，说：“你准备吓死我吗？……三天时间，如果确定能控制住，还勉强能接受。”

卫清说：“数据要报出去吗？”

西门乾吼道：“你说呢？”

卫清战战兢兢地说：“先不报……？”

西门乾深呼吸一口气：“三天，我还可以顶住，再多就不行

了。你务必给我三天内搞定。否则我们就天牢里见吧！”

卫清知道，这是底线了。

他立刻安排人员进驻那十几个小区，自己也一直奔赴在第一线。

三天来卫清没敢睡觉，偶尔眯一下只有几分钟。忙忙碌碌，三天他走完了那十几个小区的每一寸土地，他也问了一些流动人员情况。

然后，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况且这段时间林晓峰也已经走了好几个地方。

当地图上被有意无意洒下的数十个星火时。神说，我们重印一张地图吧？

不断有各区域汇报出现感染者，第三天数据汇总到卫清那里，800多，卫清开始颤抖了，他还是打电话给老五，说：“我们可能失败了。”

老五听出了问题，连忙划清界限，说：“别我们我们的，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样扩散开来是因为你的速度有点慢啊。再说这病毒又没什么危害，传播开了又怎么样？还没到最后一刻，有什么失败的呢？”

卫清头发都白了，说道：“那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病毒没那么多危害。按研究数据看，就算中毒在家里熬个7-10天，病毒也自动转阴了。”

“可是上面要求清零啊。”

“上面谁啊？为什么要清零呢，你自己没有自己的主意吗？你觉得有必要清零吗？现在这东西就跟流感一样。我还是跟你说，磨州所有人过一趟病毒，可能只有一两个重症。你把重症拉出去救下来就好了。”

卫清摇摇头，正色说：“你是要我不听上面的吗？这态度也太傲慢了。”

老五笑笑：“磨州的人有不傲慢的吗？再说你什么时候听过上面的话吗？上面要求衙员不得去楼里洗头，你还不是去了？我也不是要你怎样，你可以基于我的研究去说服上面啊！下克上，我们在MBA上学习向上管理，你忘了什么意思吗？学了要会用啊！”

卫清想了想，还是想不出怎么下克上，说：“我明天会生病的，我把你推荐给领导，看你怎么说。”

他挂了电话，觉得自己真的病了。怎么会和神医这种人混到一块了？他头疼，他看到数据更头疼。

西门乾接到卫清的电话，知道已经不可收拾了，他想到很多可能，想到爆出去就是严重事故，他赶紧向直属领导汇报。这

一段汇报事迹在野史中无可考证，但是西门乾毕竟是上面直接提拔的人物，所以领导还是给了两天缓冲。并且准备派一个特派员帮他，两天之后，再决定下一步。

西门乾也知道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西门乾自己托着脑袋，想想下面的人，总感觉已经无人可用。他急忙招来嫡系方东。两人密谈许久，决定召开第一次抗疫大会。

这三天，磨州阳性人数已经变成**3000**，卫清的数据里还是**500+800=1300**。

## 6 西门抗“役”大会

方东很快将事情安排妥当，会议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会议地点西门汀。对象是各局长，各区长，部分需要压茬管理的镇长，以及十几名各界精英。

卫控局长卫清抱病没参加，由副局长刘南无代替，医药专家老五，制药专家钱无尽参加；老五已经从卫清那里知道今天的议题，他风光满面有备而来，他昨晚又创造了几个新词汇，想必可以一炮而红，对刘南无笑道：“这个会挺好的，州府就得多听我们的意见啊。”

西门乾一通宣讲，号召大家要重视起来。事先声明这是内部会议，所以记录仅局限于内部，暂不外泄。

刘南无首先披露了目前的数据，说：“卫清局长这几天劳心劳力，病倒了。传染科挂名专家钟文宏，制药专家钱无尽和我一起参加这个会议。”

西门乾说：“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吗？”

老五先站起来笑道：“非常感谢衙门组织这个会议啊，我今天要提的建议是轮动式、压茬推进、动态管理。”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刘南无心里道：“糊弄，继续糊弄。”

老五说：“轮动式，就是分区管理，分而不封。大家都知道磨州的经济体量非常大。不封是最好的选择，对上面也说得过去。那么我们就不封，像一个大车轮从东向西推进过去。一片一片清除。最终达到动态管理的效果。压茬不等于封城，中间还是有区别的。”

文化局兼宣传局局长云看山频频点头：“高手。我们说他不一样就不一样。”

刘南无心里呸了一声，心想你当乡民都是死的吗？不走不行动？不过乱起来也好，毕竟钱无尽的预防药菊花克毒已经引进，核酸回扣也已经打通。将来还要打通2300一盒的圣药，越乱越好。

老五继续说：“这个病毒我清楚，湖西那边都是共存的，毒性没那么强。大家该吃吃该喝喝。多建一些临时医院，用来收取可能的重症病人。这样是最基本的要求。需要有一点预算准备。”老五心想，如果病毒真的很强，多建收治中心肯定没错

；如果病毒不强，共存那是最好。哈哈，自己可以两头稳赢，老卵。

西门乾转头问自己的首席财务官：“我们还有预算吗？”

财务局局长米器奇清了清嗓子说：“预算还有一点，不过不知道够不够。”

孔进泉道：“我那边合作方有块地，很适合建圆舱，不知道网红专家建议做多大的圆舱？”

老五一时被问住了，不过对他来说云淡风轻，他微微笑笑：“这个，需要做一个很严肃的模型，稍后我的团队会给出一个接近的数据。”

孔进泉会意，不再追问，西门乾摇摇头：“网红专家不要谦虚，我知道您一定做了大量的研究，可以给个粗略的建议，对我们来说也是好的。”

老五眼见推辞不得，也没时间细想了，想起研究院千分之一的提示，大概是3万，研究院肯定隐瞒了一点，但又担心字数说大了西门州长发慌，就闭上眼睛说：“据我推断，可能需要建一个挺大规模的圆舱，不过形势总是在变化中的。我们可以先建一个2万人的圆舱，不过后期有预算的话还可以准备二期三期嘛。”

此话一出，孔进泉和米器奇都暗叫大妙，这种口子给自己留了完美的操作空间。

孔进泉趁此推出了老二圈下的那块坟地，说：“两万人，一



人3-

4平方米活动范围。加上一些附属措施，我们合作资本高承石那边有一块地大约8万平米不到，我可以让他们先低价租借给我们。州府负责接电接水就可以了，五天可以完成。预算大概需要500万。如果算二期三期由于需要额外考查土地，需要留到3000万。”

西门乾问：“还能快吗？”

“提前一天需要多加人手，预算会提高100万。如果不急的话建议还是以5天来算。”

西门乾说：“关键时刻，多预留点钱吧。”

财务官米器奇记下了，说：“那本月预算中我们预留4000万作为圆舱基金。”

文宣局云看山说：“州长，我们在5天后弄个抗疫晚会，鼓舞士气如何？”

西门乾点点头说：“预算多少？”

云看山心想这一次晚会的目的是要推一个自己的相好，钱是次要的，说：“由于是公益性质的晚会，明星们都免费入场，只要提供一些搭台茶水等费用就可以了。预算只要100万。希望府里能承担一半的花费。”

西门乾说：“抗疫晚会，我觉得还没到那地步。”

云看山说：“如果府里预算困难，局里可以把这笔费用分摊在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花费里。只要您批准就可以了。”

西门乾没心思纠结这事，说：“好吧。”

各区长也开始动脑筋了：“压茬管理的时候需要预备一些食物。是不是区里可以提留一部分上交费用？”

其他六个区的区长都在会议上，顿时心领神会。

西门乾说：“不是有其他州郡的支援吗？”

六区纷纷说：“其他州郡的食物量少，而且到这里已经不新鲜了。而且吃免费的肯定没有花钱的踏实啊。”

西门乾见众人一道，也就不反驳。会议讨价还价一段时间，终于大概定了几个压茬区的预算。每个区都大概有数了。

西门乾悻悻地说：“那就这样吧。”

西门出了门口，才发现“疫”字写成了“役”了。马马虎虎吧。

开会的一天过程中，磨州阳性人数已经变成**6000**；卫清的数据里是**1300+200=1500**。

## 7 压茬与封城

老五走出会议室，走到洗手间。一个看着正气凛然的中年人向自己打招呼。

老五在会议上见到过他，似乎是一个小街道还是镇的代表，复姓欧阳。欧阳镇长礼貌地对老五打声招呼，老五点头回礼。

老五走出茅坑，一看那欧阳居然还等在洗手台旁边。老五愣了一愣：“没走？找我有事？”

欧阳镇长搓搓手，对老五低声下气地说：“专家您好，我是宝北镇的镇长，我就是想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

老五点点头，说：“哦哦哦镇长你好，什么事你尽管说。”

欧阳镇长说：“这一次区长们只提了救助物资的预算，没提具体救助人员的事，我们镇这一次被压茬了。我想问一下您7天后解封的概率有多大？毕竟我们考虑调配物资也要考虑人员调配和仓储以及发放频率。否则物资来多了仓库放不下，来少了又不够。按理说区长们没想到乡民具体应该吃什么，我不应该多嘴，但是我们做实事的还是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想问这一茬的压茬管理之后还会有后续吗？”

老五看了看对方狡黠的眼神，已经明白大概，笑着说：“为民谋利的事，领导想不到，下面的人一定不会想到。你真是有心了。未来的事情说不准啊，决策不是我做的。最坏的后果不过就是封城嘛。”

欧阳镇长弓下腰，恭敬地说：“明白，非常感谢。”说着躬身伸出了手，老五见对方一脸虔诚，马屁股被摸得又痒又爽，就伸出了手握了握，却发现对方手指间夹了什么东西，欧阳镇长虔诚地表达了感谢，示意拿着。老五瞬间已经明白了这是什么，笑嘻嘻地说：“这样不好。”

欧阳镇长连忙说：“您老辛苦了。我这是代表乡民对您的感

谢。后面有一些专业问题还可能跟您请教。”说着就转身离去。

老五哭笑不得，也只能随手揣在兜里，随后去洗手间看了看，居然有五万币。老五摇摇头，一句话就五万，做网红专家的确不错啊，对欧阳镇长的印象中更加了一点好感。

欧阳镇长分析了一下：卫清不敢来开会，那么神医的话语权挺大。按神医的话来说参照目前这政策，大概率是一时半会消灭不了病毒的。三天发一批救助物资，五批终归是要的。他回到镇上，就开始动作。之前说好的五花肉如果换成猪奶子边角料，每份可以抽成50块。1万份就可以赚50万。五批货中换掉一批没人看得出来的。于是立马给供应商打电话，要求换掉。

第一批物资安全地分发掉了。初始压茬，大家货物充足，没人提什么意见。

第四天第二批物资到了。欧阳镇长陷入了纠结，这一次是真的五花肉啊，难道要发下去吗？先拖着，他对下属说：“先放着。形势可能会变化。”

在这段时间中，嵇丽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城市。这些城市不断爆出感染，好在这些城市及时处理，实事求是，问题没有扩散开来。

而磨州的数据还在攀升。

压茬管理第1天：磨州阳性人数从6000变成8000；卫清的数据里是1500+300=1800。

压茬管理第2-4天：磨州阳性人数从8000变成10000；卫清的数据里是1800+200=2000。

美蒂看着研究院的推断数据笑了，对传染病毒来说，当感染率突破了一个限值，除非屠城，否则谁都无能为力。如果没有有效控制，1万变10万也就两三天时间。

由于压茬管理，部分精英乡民们意识到病毒已经来势汹汹，开始更注意日常行为的防护，开始有意识地囤菜。有些聪明的乡民们则关注着卫清公布的数据和网红神医老五的公开言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看到菜价似乎上涨，也顺便买点菜。而对更多的底层乡民，则处于手停口停的状态，偶尔听听神医关于此病不重的说法，该干啥仍然干啥，菜贵了就少买一点，等降下来再说。

压茬四天过去，卫清的病也必须要好了。他这几天天人交战，不断梦见病毒对自己攻击，后来居然病毒与病毒攻击，产生了更强的病毒。他顿时从梦中惊醒，滚下床去。

四天前和神医的路线有些差别，他意识到自己之前太依赖神

医了，他要摆脱出来。

他感觉身体好了一点，颤巍巍地坐起来，给西门乾的汇报信里只说了两个字：封城。

他写不出一大堆数据报告，说不出理由，他只是直觉。

西门乾循循善诱问：“为什么要封城？不封城可以吗？”

卫清慢慢理自己的思路：“这些乡民都太不自觉了，四处乱窜。传染几率太高，封了才行。不封的话，这些病毒会传染到别的县市，我们吃不了兜着走。而且神医一直没说，这个病毒可能变异，如果在磨州变异了，我们都要完蛋。”

西门乾点点头：“你说怎么封？”

“我也没封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封。但是应该封，封掉之后全员检测。把检测出来的全部隔离走。这一次传染性比以往都要大。”

“还有别的方法吗？动态管理什么的？”

“就是要封城。我没有神医那么会想名字，要么我们用全城静态来表达？”

“全域静态吧。高级一点。你再想想看，封城有什么具体的做法跟我说。”

“好。”

西门乾挂了电话就招来方东，他需要再开始一次内部会议来增强安全感。会议对象各局长，区长，卫清身体未完全恢复，

就参加电话会议。

西门神情严肃地说“形势严峻。我们必须封城了。”

副州长区蚰一格愣，说：“为什么不是共存？”

西门乾说：“两点：1，我们不可以将病毒扩散到外州，一旦蔓延，无法收拾；2，病毒在科学意义上还有可能变异，变异后果不可预料。”

区蚰叫了一声：“那倒是。要封多长时间？”

西门对着电话说：“卫清，你能回答吗？”

卫清咳嗽两声：“如果彻底封闭，目前看有些年轻人感染后没用什么药7天左右就正常恢复了，也有一些人吃了湖西的特效药，一两天就转阴了。所以封城之后理论上只要圆舱够多，转移够及时，我们7天应该可以完成。但是我担心我们人力不够，圆舱不够，我们是不是需要向其他州寻求支援？”

区蚰说：“我们大磨州向来是洪武界最发达的城市，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怎么能向别人低头？”

卫清说：“但是给我们出主意的人很多都和湖西有关系……靠得住吗？”

区蚰说：“我们自己出钱养的人都靠不住，别的城市来的人靠得住吗？”

西门点点头：“我们是特大州，先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吧。区蚰，你觉得能封多久？”

区蚰说：“我们准备15天吧，如果对乡民说15天他们会造反

的，影响也比较大。对乡民说先预备7天，7天到了再加7天，慢刀子割肉好处理一点。”

西门对卫清说：“卫清你听着，15天。15天必须搞定这事。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卫清在电话那头一阵挣扎，终于说：“可以。”

区蚰开始一步一步试探，说：“我们要封到什么程度？除了警力，医护急救，是否需要留一部分快递人员？按以往压茬经验，还是需要快递跑腿人员将货品送至小区门口的？”

“有风险吗？”

区蚰说：“快递就在大路上跑，不进小区。乡民就在小区，不上大路。所以两者不会有交集，没什么风险。”

西门对区蚰说：“你对磨州比较熟，保供的事情就交给你总负责吧。”

区蚰大喜领命。在座大部分人都开始吞口水，眼红起来。

城市公众安全局长罗宋北说：“封城巡查，我们会组织一些检查队，需要增加300万预算，作为封城15天的预备资金。”

西门点头。云看山连忙插话说：“领导，有一事！”

“你说。”

“为了稳定民心，我们需要利用网红神医的影响力，让他说病毒可控，让他说胜利就在眼前。这样老百姓会安心一点。”

西门乾说：“很好的方向。但是他会这样说吗？”

云看山说：“局里还有点预算，我准备拿出5万公关费，我



搞得定他。”心里说网红又不是多有骨气的人，我三言两语加一顿饭就可以解决他，成本不到1万块。你们都高看了。

西门乾点头许可。

封城的消息在州府内部扩散开来。

区蚰副州长和欧阳镇长原本是远房亲戚，欧阳还要叫区蚰一声老舅，区蚰自然第一时间通知了欧阳：“我要设置保供队伍，三家快递你觉得哪家好啊？”

“黄色的和绿色的和我们有沟通。”

“OK，就这两家。具体的你再跟他们谈谈。”

欧阳欣喜若狂，挂了电话连忙对下属说：“这仓库的救济物资，给我弄一半走。先放出风去，马上要封城了。哄抬一下物价。暂时先不发下去。”

“为什么？”

“这样我们发物资的时候，老百姓才会感恩戴德啊。这本身就是一种博弈。”

“领导英明。”

欧阳镇长支开了下人，拿私人号码拨了一个电话说：“我这边有一万包物资。有肉有菜，100万你来弄走吧。”

“大哥，一万包我一下子卖不出去啊。烂在我手里就坑了，大哥别坑我啊。”

“我们打交道十几年了，你觉得我会坑你吗？马上要封城了

，这都是抗疫的物资。”

电话那头说：“封城？真的假的啊？封城不是会保供吗？我们老家都有专门纠察队查这个。”

“放心，这一届磨州管得不严。而且磨州能跟你们老家比吗？你们老家多穷啊，一旦高价买菜还不造反啊？阿拉磨州人不会额，这里都是有钱人，还差你几百块菜钱吗？不说上面没弄，就算临时弄了纠察队，三五天也是弄不好的。”

“好，谢谢哥。这些物资的供货清单有吗？市面上能卖多少？”

“这是基本配置，现在一把胡萝卜，两根黄瓜，两斤肉，就一百块了，我们这边的大礼包里还有两包菊花克毒丸。你等一两天封城后拿到市面上买，至少150币一箱起售。你以为我搞到这些货容易吗？我把我们辖区里的死人都算上了，才凑足这些份额，你以为跟上面申请不需要打点的吗？”

“太感谢欧阳大哥了。今晚就拉走。装车完就转钱。大哥，你知道要封多少天吗？”

“这才像点话。实话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理论上说是7天，但是我们预备了15天。前段时间看神医已经准备和病毒共存的样子，想要消灭，至少要个把月吧。这些话我只对你说，千万别透露出去，透露出去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透露的，我们会辟谣的，万一辟到你身上你自己看着办。”

电话那头感谢万分，开始忙下一步的安排。

封城的消息在坊间开始游走，没有人知道要封多少天。磨州大部分人以为和压茬一样就是4天，于是有些人做了点预留，准备了7天的粮食和肉菜；

到了下午，封城的消息正式发布。抢到菜的人沾沾自喜。没抢到菜的人看到翻一番的物价后悔不迭。

区蚰的眼线回来说：“大家都很好。大家都自己买菜了。大部分人都按一个礼拜囤了。但是我担心有一些外地群租的人，他们住的地方小，有的不一定有冰箱，不一定能囤这么长时间的菜。”

区蚰说：“群租都是违法的，买点菜都舍不得花钱，饿死活该。而且这帮都是乡下外地人来着，敢造反吗？就算骂，也骂不到你头上。天灾控制不了又不是我们的问题。要怪要么去怪神医说共存，要么去怪卫清说封城。你就好好吃你的饭。”

眼线说：“那是那是。”心想干我屁事，反正我已经囤好一个月的菜了，而且后面也不会缺菜。

区蚰想了想说：“那就好。我们先发一半，各区按汇报的数据发一半。”

“为什么发一半？”

“你傻啊，下面汇报的数据肯定有水分。我们能真的都给他们吗？”

“高明。”眼线告退。

是夜。区蚺又接到了眼线的紧急电话。

其时区蚺正和保姆商量封城大计，毕竟区蚺老婆白天临时有点事刚去出差，本来计划明天早上回来，现在看来果然真的是回不来了，所以未来还有至少半个月时间区蚺和保姆两人还需要被安全地封在这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如何是好？这是多么尴尬而美丽时候啊，为了逃避这个棘手的问题，两人正在床上蹦跶，这时紧急电话响了。

眼线说：“领导，库房只有一半的库位，外地夜里送过来的物资就快没地方放了。”

“放不下了？怪我喽？”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您下午只发一半的思路都是对的。疫情当前，我们的物品要物尽其用，不能让下面浪费了，但是现在这些大卡车在外面排队等着怎么办啊？”

区蚺眉头一皱，说：“这点事情也要麻烦我！我们是花钱买的，又不是免费送的。让他们继续等呗，反正他们又出不去。这事怪也怪不到我们头上！等到明天早上再说！”

夜里十二点，磨州正式封城。万家闭户。高速路口卡死。只进不出。

不远万里紧急进城的物资在高速路口排队等待。上面的人电话不通，几个司机吃完了最后一盒泡面被封存在车厢之中；

车厢里面的部分靠边缘的冷冻肉开始滴水。空气中的腐烂味道开始弥漫这个城市。

大唐杀手在蹲守3天之后，当晚完成了任务，然后悲哀地发现已经没有车离开，没有饭吃。闹哄哄的城市忽然静止了。他轻轻一跃，落进了一个待拆迁区的围墙。

这一天时间里风云突变。由于下午时分全城抢菜，无形的空气流转，菜场超市人员密集，一传四，四传十六，磨州阳性人数从1万变成16万；卫清的数据库里没有更新，因为当天做的核酸已经大部分来不及出结果，做出来的也来不及上传系统，表面数据仍然是2000。

## 8 人间喜剧

封城第六天。

精英们依然在大屋里开会，阳台上骑车，别墅里玩耍，甚至草坪上隔空party；中层利用稍微闲暇的时间尝试不同的厨艺，晒晒朋友圈，一片平和气象；平民区依然基本可以管控，有些仍然知道稼穡五谷的人开始溜下小区，在绿化带里割菜。

欧阳镇长忙得不亦乐乎，手里的物资倒了一手又一手，区副州长老舅的物资也从他这里转手，以三番的价格卖给精英和中

层。捡银子捡到手软就是这感觉啊。

平民开始省吃俭用，一顿分着两顿。

底层群租区也比往常安静了许多，由于群租区大部分都是骑手、零工、民工等外地人，停工即无收入。所以这部分人也最焦急。

在区蚬副州长的完美安排下，每个区下发的物资都不一样，这样大部分阶层都很满意，区长、镇长、街道都有了比较好的操作空间。少一点多一点东西都没办法比较，被比较了回复就是人员紧缺、随机发放、没办法-平均。怪不到区蚬头上。

卡在高速口的货车慢慢进入市区卸货，但是大部分的肉类还是如区长们预言的那样臭在了路上。臭味一路滴下来，几只野狗在马路上舔啊舔。城外肉臭，城人肌瘦。

再后来在罗宋北局长的安排下，外地的保供车辆因为没有通行证，统统堵死在路上。聪明的车辆打通白道之外的路子，晚上直接运到一些集散中心，成为和欧阳合作供应商手中的奇货。有些没有门路的直接因为肉臭被送到了垃圾场。

市区奇货可居，少量的新鲜肉类终于被炒到了平时价格的五倍以上，精英和中间层抱团取暖，终于自动催生了团购组长简称“团长”这一职位，团长通过手机统计好本小区内的需求，达到30份或者50份以上，通知店家，店家弄到货源，关上门不敢对散客，只对团长。团长对接好商家后叫个认识的快递小哥从

店家送货到小区门口，付给快递小哥一定的跑腿费，跑腿费即使是300块，平摊到每一份上面也只有10块；精英和精英中层当此时刻不在乎这点钱，有吃的就好，很快“团长”一词成为精英眼中的救星。

仅仅两天，精英们就在这夹缝之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求生通道。然而正是精英们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恰巧助长了这一条黑市的生命力；黑市的生命力越发鲜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黑市。水涨船高。大部分“团长”来自于精英和精英中层，起一个免费中介的作用，很快有一些商人瞬间嗅到商机，通过街道或私人一层关系混入小区联络群，成为新团长，哄抬价格，挤兑免费中介，几天时间就把持了精英们和精英中层的饮食供给，虽大赚特赚也被感恩颂德。

至此，三天后，磨州商界终于在暗流以下恢复，成为一个只服务有钱人的城市。

而在一些老旧或者比较小的小区，由于凑不足30份甚至20份团购，利润太低，很快被团长和跑腿们抛弃。这些老人只能靠省吃俭用活着，偶尔一些食品货运车经过路边，老人站在围栏后面认出那是食品车，连忙叫唤有没有东西卖啊，这些司机也许会停下来，临时售卖一些产品，一个小区的老人们呼朋引伴，隔着围栏终于买到一些新鲜食物，好不兴奋，像个小孩。

更低级一些的地方，则尽显洪武乡民勤劳忍耐的优良传统，将一根胡萝卜切成十几断，蘸酱油拌饭，三日不知肉味，却也

不觉得辛苦。有实在忍耐不了的翻墙而逃，骑着单车百里而遁。

由于保障物资需要上路，所以区蚰还是下放了一些权力到居委，每个居委限定发放一些通行证，第一日大家都在观望，第二日开始有人转赠通行证，第三日部分区域黑市部分倒卖通行证价达1000币一张。

几日间，云看山虽然吃不到大头，但是欧阳镇长们的一点点心意还是可以传递到他的手中。于是云看山推出了一档迷你节目，鼓励大家隔离期间修心养气，可以多睡觉；也鼓励大家心平气和，努力不为州府添麻烦，能买到尽快买，毕竟平时赚的钱就是要在特别时期花的；买不到要向居委反应，居委再向上反应，可惜居委只有几个人手还需要忙着各式杂事，各街道预留的电话很快被打爆，慢慢变成居民与居委相互埋怨，谁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六日间，磨州阳性人数从16万变成25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已经累计到12万。卫清原本全白的头发开始脱落，从中间开始，每夜脱落三分之一。现在还剩 $1 \times 0.67 \times 0.67 \times \dots$  =不到三分之一。他老婆在他头上算数学题。还要几天会脱光？

怎么会还有这么多？

卫清的汽车掠过大街也没看到几个人。这几日间磨州停摆，



商家躲在大门后面，唯一不受控制的是一些骑手，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感染率？

骑手有多大能量？肯定数据哪里还出什么问题了？他不敢让检测出阳性的人在公开系统上显示出阳性。他不确定有什么后果，只是不敢。他赶紧汇报给西门乾。西门乾在他汇报之前已经从刘南无手里拿了数据。他觉得卫清真是一个无能的人。但是谁有能？

卫清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至少这十天来尽力了。千头万绪的事情要做，此刻他充满无力感。

晚上区蚰看着欧阳给自己送过来的礼物，说：“还顺利吧？”

“顺利。大部分物资基本都是在从黄绿两家走。他们名额多，其他的名额少。”

“你有心了。你还是要发下去一点啊，不能饿死人。”

欧阳笑笑：“您放心，这些乡民皮糙肉厚耐着呢，操不死。况且我们也真的发了。我说啊，这疫情一直不结束就好了。”

区蚰举起一杯茅台：“这世界上不只你一个人这么想。不过想想就得了，长期下去经济不行了谁都扛不住，先赚一票再说。”

名校毕业的保姆端上来新鲜的澳洲大龙虾，扭扭腰枝，关切地说：“不要贪杯喔。”

区蚰觉得很满足。电话响了，是远在湖西上学的儿子，那头急促地问：“磨州能共存吧？”

“我觉得有60%以上的机会。”

“那就好，您尽力就行了。”

孔进泉主导的圆舱已经投用，速度飞快。老二自然也获得了一些好处。孔进泉不用说，已经知道了老五之前提到二期三期的含意，继续和老二商量要地。

一切掩藏在静默之中。

晚上乌云密布，风高月黑杀人夜。

待拆迁的城中村边上有一段路看不到摄像头，黄色的跑腿小哥感觉自己的车轮胎好像垫到了什么，他停下车去看看，然后只觉得背后身影一闪。

下一刻，整个人就消失不见了，一滴血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雨水冲散。没人关心在某个角落少了一个快递小哥，也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死了。手机被扔在水里，尸体在城中村。好多天之后，落灰的电瓶车被移到了路边，再好多天之后电瓶车被不知道谁谁谁骑走。

这是一个开始，好的开始或者坏的开始。

失踪的快递小哥的同住者陈晓晨最近也在做跑腿的生计，晚上12点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房间，他算了算，最近真的终

于体会到有钱人是什么感觉了，虽然他还不是有钱人。由于商家离小区都不远，一天可以跑20多单的跑腿，一单跑腿费300币，也有几个单子是400；加上一些比较友善顾客的打赏，一天进账1万多了，比以往一个月赚得还多。那感觉就是每时每刻都有钞票在向自己口袋里钻；如果有人问自己赚钱累吗？哈哈有得赚怎么会累？所以他忙到夜里快十二点才回来。

他回了房间，见室友还没回来，有点奇怪，不过也没什么奇怪，这几天生意好，也许室友也是想趁这机会多挣一点。他比自己更年轻，累了随便找个角落睡一睡就好。室友这么拼的话一天1万5都可以赚到了，等这次疫情结束就可以回家娶媳妇了。他想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会有发财的机遇，或迟或早，急不得。这不，自己的机会就来了。今天的单子已经接不过来了。也许明天跑腿费还会涨。谁知道呢？有些小区管制越来越强，出了小区就不让回来。万一这样，自己也得打包被子准备睡天桥洞。

他倒了一点热水给自己泡泡脚。自己还算命比较好的，他想起白天一个本地的老人，这边本地人这六天来也就发过一次物资，也就是一棵白菜两根茄子三根黄瓜还是胡萝卜什么的和一盒午餐肉，老头老太两个人吃，六天哪够啊？这老头据说以前还是国企的一个高工，叫杨高工，退休工资高又怎么样啊？没得吃还不是没得吃，独身女儿嫁去了湖西，小区老人多又凑不齐团购，杨高工腿脚不灵便，以为发的东西能够够吃的，没想

到就发这一点。问居委居委摊摊手我们只收到这一点啊，以前去超市买的大米也只剩半斤了，为了省点吃，今天已经开始只吃一顿饭。见到陈晓晨经过窗口，手里拿着一个的空药盒子，叫道：“小弟啊小弟啊，帮帮忙。”

陈晓晨停了下来。

老头说：“我的腿这几天阴天又开始痛了，看样子要下雨了，你能不能帮我买点药啊。”

老太太在旁边附和：“小弟啊，钱好说。他这腿以前也是建设磨州留下的伤，我们出不去，你一定帮忙看看。你就按这个盒子上的名字买就好了。”

陈晓晨看见老太太就感觉有点像乡下死去的外婆，他忍着难过说：“阿婆啊，我帮你看看，但是现在药店都关门了，我明天帮你们看看远一点的地方有没有啊。你们不要急。钱不要担心。”老太太眼睛就红了：“你真是好人啊。”

陈晓晨就有点迈不开步了，忍不住多说一句：“你们吃的还有吗？”于是老太太就说了一遍目前的情况，完全没有抱怨，她只希望一切能够尽快恢复正常。

陈晓晨心想恢复正常了，我还怎么赚钱啊？我还要娶媳妇呢。有催单电话来了，他正好趁机走开。但是他明天还是要想办法帮他们买点药买袋米。米好说，药怎么办啊，明天再看看吧。累了一天，头有点晕晕乎乎了，水已经冷了，他马马虎虎擦了擦脚，就歪倒在床上睡去。

老破房子不远处几只流浪狗在垃圾桶里已经翻不出残羹冷炙，看到一只孕猫含着一小块火腿肠蹒跚经过，忽然狼性大发，围攻上去，撕咬开来。这个时候猫咪还可以吃肉吗？自己捉老鼠去！？将至末境，都在返祖吗？

夜里一场大雨下来，杨高工在老床上翻来滚去，仿佛有上百只蚂蚁在骨头里啃噬，他想砍掉这腿，但是理智还在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要熬下去。肚子也饿了，那小伙子明天能给自己带来米和药吗？

杨老太太在暗夜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她只是默念老头子你一定要挺住啊，否则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啊？需要打急救电话吗？不行，电视里也说磨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一定要为磨州分忧。我们这点问题自己能扛就扛过去。扛不过去再扛一扛！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算打了120也没人接。今天120救护的焦医生接了好几个病人，都是一些哮喘，肾脏问题等急性病，但是问题是到了最近的医院居然需要病人出示24小时核酸，说是副局长亲自下的命令，不接受抗原，只得找别的相关管得不严的医院，有人医院没开门，有些开门的架不住没有对应的医生，找了好几个医院，救护车在街上绕了两个小时，他急得不住骂人，嗓子都喊哑了，好不容易才有医院收治。实在没办法他后来直接跟病人要求如果你能找到对接的医院我们救护车才送

病患，否则没办法送。说不得又要被不理解的病人家属数落。早上8点忙到晚上12点，接送成功的病人比平时还少，还受气。一身的防护服不透气，身上的汗臭却已经挡不住了。气啊气啊，谁能说副局长是个SB呢？下暴雨能冲走吗？

比他们惨的人大有人在，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孩租住在一片老房子里。她已经完全没有米了。她封城当天是夜班，下午睡觉，等知道情况已经出不去，屋里并没有很多吃的。她听到封城的消息，看了看米缸，希望菩萨保佑。居委对她一个外地女人也没什么好脸色，发了一些胡萝卜也都是克扣一下。妇人也不知道小孩子居然会吃这么多。晚上最后一点米饭吃完，小孩子还没吃饱，说：“妈妈，我在你手机上看到圆舱里的人都有很多饭吃，我们要不去圆舱吧。”

妇人说：“可是要感染了才能去圆舱。”

“那我们去感染吧。”妇人眼眶就红了说：“小孩子别说胡话。”

雨开始大了起来。

孔进泉在高级保健乳胶枕上酣然入眠，而他主导的圆舱正经历着百年不遇的奇景。

检测出阳性的朱敬华躺在圆舱边上一个床位上准备睡觉，圆舱的灯日夜不灭。所以他在床头上方扯了个大垃圾袋遮光睡觉

。

前天就接到电话说自己是阳性，预备要接自己进圆舱，他立刻躲在小房间与妻儿隔离，但是一直拖到今天上午才有车来接自己，大巴在马路上一路兜兜绕绕，过了五个小时才送进圆舱。他其实不怕自己出问题，甚至不怕妻儿出问题，他最担心这一隔离产品工期落后、担心这一批产品能不能在客户要求的交工日期前调试出货。创业五年，好不容易做出一点样子来，接了一个像样的大单子，可不要鸡飞蛋打。目前洪武界民间百花齐放百舸争流，除了几个垄断大厂，各个行业竞争都很激烈，普通人做出成绩来何其艰难？世道已经如此卷了，为什么还要飞来横祸！如果封城一个月的话公司至少要落后别人一年，封两个月的话意味着什么？全线淘汰！两个月时间一过，自己的市场肯定会被隔壁州同行抢走！大家跟着磨州一起完蛋！他想着想着感觉到有一滴水落在脸上，他不愿意睁开眼，他想也许是自己的眼泪。真是好笑，这么大人还会哭。然后又一滴，接着周围有人似乎开始躁动起来！

躁动是正常的，圆舱里面基本都是无症状感染者，生龙活虎的比医护人员还活泼。有人无所事事还聚在一起打牌跳舞。不为生计忧愁真好。可是中年人哪有容易的呢？他觉得累，他想睡觉。他挤了挤塞在耳蜗里的湖西隔音棉塞。

他还是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了，不断有水滴从垃圾袋上落下来。是下雨了！是圆舱漏雨了？屋顶的水吧啦吧啦落下来。他

连忙坐起身，不远处有的地方水幕已经成为瀑布，他忽然想到最要命的东西，自己锁在小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都是水！哗啦啦！资料还在吗？啊开不了机！有些资料还没备份！为什么啊！他翻身下床，滑了一跤，他跪在地上大叫：“天哪！你还有没有人性啊！还让不让人活啊！让我死掉算啦！”然而回复他的依然是人们的吵杂声和喧闹的瀑布声，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自己擦去脸上的水渍！早已经尝不出那是雨还是泪。

人类的悲苦并不相通。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叫道：“老哥！厕所的水管爆了，大便翻上来了！快点帮忙找点东西去挡挡啊！”

没人理会他，他也不会理人。

众生的悲鸣在众神看来也不过是玩具或祭品；朱敬华只是想如果明天电脑还不能开机就把这地方砸了！如果能开机就算自己坐在大粪坑里也愿意！

算是末日乱象吗？不不，这只是一场人间喜剧。哭着笑笑着哭。

朱敬华想网红神医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闯进来，说：“大家都给我杀出去！不需要隔离了！不要隔离了！这个病毒根本没什么危害，你看大家白天都在打牌跳舞！隔离什么啊隔离！”

暗夜中老五似乎听到有人叫骂自己，在温柔乡里打了个哈欠，在粉红的灯光中翻个身继续睡去。



## 9 西门一席谈

大雨还是停在了黎明之前。

卫清述职的时候，数据已经突破15万。西门乾来回踱着方步，他的脾气再好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你！”

他觉得自己的生涯快结束了。

卫清当然并不敢真的滚出去。他安静地站在一边。西门乾边快速踱步边抓自己的头发，说：“怎么办怎么办！？”他一屁股坐在软沙发椅中，说：“一日3万感染是什么概念啊？一个足球场坐满人也不过一万人。这么大的数据……只能一步一步释放了！否则整个磨州都会爆炸！”

“还有3天？最终要到30万吗？”

“还会上涨，没看到停下来的意思。我也怕了。目前快递和物品还在流动，所以还是有可能造成传染。前两天我们刚纠正了核酸检查造成交叉感染的问题，现在已经完善了核酸检查流程。要求隔2米安全距离。”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收紧封城政策吗？继续减少人员流动是吗？”

卫清还是给不出一个系统的方案，说：“需要。”

西门也束手无策，无法引导对方形成一个体系，就说：“你

想办法把数据一点一点放出来吧。下面暴乱了第一个砍的就是你。”

卫清点点头。

十分钟后云看山报告说：“州长，之前计划今晚需要上一个领导下基层的新闻。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小区。您下午什么时候出发？”

西门想了想，对众人说：“我不选你们指定的小区了。”他看了看地图说：“我在市区随便选个地方吧，我们一起去看看。”

众人的呼吸都屏到了嗓子眼，西门在城区的西方点了点，说：“这个小区吧。”秘书长方东在手机上一划，说：“老板，这个小区叫粉饰小区，属于浮云区。”

西门说：“我们吃完饭就过去吧。”浮云区区长得信立刻打电话到街道，街道打去居委，可是居委的电话完全打不通，街道就亲自跑了一趟，赶紧拉了几名党员和志愿者进行演习。在下午西门到来之前安排妥当。

西门走在小区门口，镜头向内，小区内几个专业演员在小区门口取了快递，戴着一次性手套拿旁边的消毒喷壶往快递上面，演员微笑着取了快递，走出镜头之外，然后就在垃圾桶旁边等众人离开。然后一个熟练的演员走到小区的电动提升门档前说小区隔离情况非常好，小区一天消毒100遍，大家都觉得非常

开心，再封闭1年大家都觉得没事；西门以为在自己的治理还真不错，笑道：“很好很好。”周围众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西门看了看时间，说：“才花了10分钟，跟我想象得差不多。还有20分钟时间，我们去对面看看吧。”说着也不上车，就向对面小区走去。浮云区长一听吓得半死，也顾不得尊卑，连忙跟上说：“老板，这个……不太……”

西门转头看了看前方说：“怎么了？蛮安静的，不是蛮好嘛。”说着已经三步两步走到了小区门口。

这是一个中产和底层混杂的一个小区，名叫太平小区。

保安一看到前面来了这么多人，叫道：“你们这帮傻逼，都封城了乱跑什么？”好在口音比较重，西门乾也没听清。浮云区长连忙叫道：“市长来视察！”

保安听明白了，吓了一跳，连忙对着小区叫道：“市长来巡查了。大家呆在屋里不要出来！”

附近楼里的人还不相信，但是隔着窗户远远地看到人影正是电视和网络中的西门。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首先就是一个拿了快递的老大妈跑过来说：“啊领导啊，非常感谢您能来看我们啊！您怎么说封城就封城了呢。你看我们都没菜吃，抢也抢不到，菜都涨到已经8倍，还让不让人活啊。我们小区发的物资太少了，别的小区有米有油，有菜有肉，为什么到我们手上都是一些猪奶子！”西门的脸色就难看起来，好在口罩戴着，仍是不形于色。

这时，浮云区长看后面一下子涌过来好多人，连忙对大妈说：“好了好了，这个问题知道了，下一个。”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叫道：“您一定要帮帮我们啊，我现在被封在女儿家，老头子还在别的小区里，原来我们帮他点点外卖。他不太会做饭，现在两天没接电话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饿死了。请您一定帮忙啊。”西门转头对区长说：“这个你需要关心排查一下。”

另外一个老头已经挤了上来，叫道：“州长州长！你听我说，为什么我们的阳性不转走！我们小区十几个阳性了！也不通知也不转走！大家人心惶惶，每天还一起做核酸，这样要死人的知道吗？”

区长眼看人像动物一样越聚越多，心下责怪州长为什么临时起意来看动物园。西门看着一栏杆之隔里面那么多人，也有点紧张，觉得自己捅了篓子，这些照片被别有用心的人发出去该怎么收场？当时为什么要随性而起，来计划外的小区看呢？

还是云看山有经验，连忙对着小区里面大声说：“好了，各位居民，领导的时间有限，请大家再克服一下困难啊。大家共渡难关，我们解封在望了！”说着连忙拉西门离开是非之地。

西门乾说：“区州长，怎么回事？乡民说菜价翻8倍。”

区蚬说：“这些乡民信口雌黄，能信吗？无论发多少给他们，他们都不会满足的。”

西门乾冷静下来：“我们去大仓库看看。”

区蚰脸色一僵，却还是笑嘻嘻地说：“好的。”罗宋北看出了西门乾的焦虑，说：“不必紧张。这些乡民的忍耐力很强的。”西门乾皱皱眉头：“何以见得？”

罗宋北说：“穷人只会仇富，这就是他们穷的原因。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他们自觉自愿，不要乱说话，为抗疫禁声，多传递一些正能量。我们多宣传一些组织上的困难，让他们觉得自己的需求都是小事，抗疫才是大事。”

西门乾转头看了看云看山，说：“你怎么看？”

云看山说：“方向很好，我已经拟好了正能量标题。准备三篇文章，分别发在三个主要报刊上：为了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明天会更好，不给州府添麻烦。形势一片大好，战争很快就会有拐点。”

西门乾点点头：“好的。我们还是要占好舆论高地。”

他想到最后老人的话觉得自己也很无辜，就说：“最后那个老人家说得有点道理，我们现在圆舱数量远远不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写一份检讨，应该让上面看到我们的一些短板，我们的能力不足之处。”但是他还是不敢把15万这个数据说出来，那好像一个魔咒。

区蚰第一个站出来，说：“这哪能行？我们从刘南无那里弄到数据了，那么天大的数据，爆出去，老板，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就算是您，也顶不住的。”

一句话说到了西门乾的心坎里了，他觉得自己快窒息了。西

门乾骂道：“大家都是混蛋！我也是混蛋！我愧对上面的信任！”

西门乾最后想发出一点声音，他就这样自行骂了一通，没人敢搭茬。

歇了一会，罗宋北终于说：“这些屁民太可恶了！就知道闹，就不知道给我们省点心嘛！”众人方才把话题岔开。

车行到一半，罗宋北忽然说：“老板，大仓发生火灾了。初步报告可能电路老化引起的。已经在派人灭火，现场比较乱。我们还要去吗？”说着会意地用目光“嫖”了一下区蚰。

区蚰已经尖叫道：“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仓库维保方也太差了，我要追究到底！”

西门乾叫道：“饭桶！都是饭桶！一帮饭桶！”

云看山看了看四周，说：“老板，您也不能这样说气话，您这样不是把全体下面的人都得罪了吗？以后这些活还怎么干啊？我们可以说是老鼠咬了电线，初步结论是老鼠咬了电线。”

西门乾的亲信叫方东，做秘书长。方东对老板的力不从心有点着急，他站起来指着云看山说：“你怎么对老板说话的！？”

云看山连忙躬身说：“不敢，我们只是担心老板被一些刁民挑刺，才会有此一说。依你说应该怎么处置？”

方东也是急得出汗：“由于坚守不力，库房出现火灾。”

云看山说：“那还不是和我说的一样？坚守不力，到底是谁坚守不力？乡民问起来总归要找出准确的负责人出来。而除非这个人被法办了，否则我们是不能写的。我们要站在稳定的立场，才权衡折衷说是大老鼠。”

方东说：“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重要还是实事求是重要！”

云看山说：“当然需要实事求是，但是15万人感染我们现在能说出去吗？”他看了看卫清，说：“卫局长，一天最多一天报3万撑死了吧？还能怎么办？慢慢用时间换空间呀。”

罗宋北似乎后知后觉了：“15万？”

卫清还在装着病怏怏地躲在最后一排，这时干咳一声：“大家先不要乱说，这些数据还没有复测，不能官宣。”

罗宋北终于问出了一句话：“老板，已经这样了，有可能共存吗？”

西门乾叫道：“闭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这两个字！”卫清脑海中忽然蹦出三个字：下克上。叹了口气，装睡去。

西门乾眯了一下眼睛，看着窗外，还是说：“云看山，我看太平小区的怨气还是比较大，有什么办法吗？”

云看山说：“下次发布会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女同事上，她可以在台上一直道歉一直哭，15分钟的发布会哭个十分钟，我觉得乡民会心软的。另外，还可以建议大家在封城其间喝点酒，多睡觉少说话，麻烦也会少一点。”

方东皱皱眉头：“你怎么不建议大家吸毒呢？”

云看山摇摇头：“哈哈，方秘书长这样说就有点过了。我坐在宣传部长的位置上，我自然要将州府的形象向好的方向扭转。我这几天寝食难安，想要替州府解忧啊。我想到一个办法，又不怎么花钱，我们衙政组织的人员可以在网上公开组织一个居家美食大赛，拍照上传，提醒大家享受居家的时光。投票最高的可以邀请上电视台展示。”

方东被一阵怩，这种提议自己作为秘书长也不好直接否定，只能看着西门乾。

西门乾也没话说：“你试试吧。”

云看山为自己的机智点赞。完美地岔开了话题。但是很快就会被打脸，因为这个美食大赛得票最高的照片居然是一个咬了一口的白馒头。此事轰烈而起，搞笑落幕。自然是后话。

.....

当晚电视上播的画面自然是第一个小区一众演员的一番完美表演。镜头还是不小心扫到躲在角落的卫清，老五看到几日不见满头乌丝已经变成地中海白发的卫清，几乎笑成狗：“哈哈，这帮傻子，和科学斗，和天斗。”

然后他就接到了老大胡日天的电话。老大的文字很简单：“今晚九点。黑森林。”

## 10 第五次黑森林会议



黑森林会议是帮团五兄弟的会议，常用于一些紧急的事情。五兄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聚在一起了。

几道身影在黑森林飞梭，九点正时五人都坐在了黑森林中间小草亭子里。气氛肃杀。

老大的面前摆着一枝蜡烛，烛光摇曳。

老大说：“大家都知道磨州混乱的局面了吗？”

众人点头：“很乱。比任何一次都乱。”

老大说：“世界错综复杂，总是有无穷的战争让我们走弯路。没有完美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需要人去维护。我希望磨州尽快恢复以前的秩序。你们觉得怎样？”

老二老三都点头赞同，老四老五不说话。

老大对老三说：“老三，你说服他们。”

老三摸摸手上的骷髅头，说：“老四老五，你们是疯了吗？你们也许因为病毒赚了一点钱，但是只有城市顺畅，帮团才会顺畅。”

老五说：“我是想要恢复秩序，但不是恢复以前的秩序。老大，我们帮团的宗旨不就是发展？当此变革，不正是发展的好机会？”

老四说：“我是觉得老五的主意也不算全错。危即是机。世界很烂，有些钱我们不去赚别人也会去赚。你责怪老五还不如责怪他们。我们赚的钱至少还是我们青禾帮团的，他们赚的钱

不知道哪里去喂狗了。”

老三说：“我们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管它多差，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目前能做的就是让它变得更好。”

老五摇摇头，说：“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乡民不过是垫脚之石。”

老二轻喝一声：“老五住嘴！我们还没有找到回去的路，你是想独自逃去湖西吗？别人饿死困死都是为了让你获得更多资源，长命百岁？”

老四不屑地说：“老二，你不要太死板了。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人吃人，我们也不要假惺惺了。”

老大忽然吹灭蜡烛，众人立刻禁声。

老大说：“既然大家不认为回到以前有什么坏处，也说不清共存有什么好处。那么，我行使老大特权，要拨乱反正，控制病毒。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众人俯首称是。

老大手里摊开一块玉石，在暗夜下发出微光，一滴血色在白玉之中随月华流转。

老五问：“这是什么？”

“这是钦差令。民怨沸腾怒冲霄汉，得此令者拨乱反正。”老大看看老四，说：“老四，你的信息最全，你给我一点总结。”

老四半直角仰望天空，说：“这次疫情每个人都只是犯了一

点小小的错，累加起来就导致城市犯了一个大错，于是最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没错，是城市犯错。但是我想说的是：雪崩的时候，每一朵雪花都不是无辜的。且行且珍惜。最底层的底层，和最上层的上层，永远有鸿沟一样的距离。乡民不是人肉电池，不是垫脚石，他们是泥土是大地，是力量！泥土如果染病，其上一切都难逃一劫，失去泥土任何人都会变成无本之末！”

老五说：“既然老大主意已定，我自当配合。只是现在即将病入膏肓，可能回天无力。”

老大说：“你可以给我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吗？”

老五说：“要彻底杀灭病毒，理论上只要每日新增+存量病患小于圆舱的总承载量即可。需要从以下几点处理：

- 1、 彻查传染通道：目前只有四项传染途径：物品、未知阴阳的快递人员、核酸检查通道、阳性病人活动过程传染；四项处理好即无风险；
- 2、 及时转运病人：目前圆舱数量已经远远少于阳性人数，所以无法转运，但是按目前案例阳性病人一般居家7天左右可以自行恢复阴性；因此只要约束阳性病人不行动就可，电子锁可解；
- 3、 数据问题：从采样到分析出结果，数据滞后不可避免，因此数据非常重要，数据一毁，公信尽失；公信一失，蛇神牛鬼；目前磨州人数2700万，一天测1000万，也需

要三天轮完；一步缺陷就可能前功尽弃；

4、人力问题：目前官浮于事，也不乏湖西间谍混入，人力有怠，当前发动乡民才是良策，可以以工赈捐，但是磨州肉肥，也可以酬待工。”

老大点点头，问：“老三，你觉得哪一点最难？”

老三说：“应该是第四点，每个人都顾着自己眼前的一块肉，会致消极抵抗、阳奉阴违、防不胜防。州府一旦被资本挟持，乡民再无安身之日。地狱空荡荡，恶魔回人间。”

老大点点头：“好一个恶魔回人间，我需要三轮检查，预计用十天时间。十天时间拨乱反正，有可能每天祭杀一人，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准备只杀三人。老三，我每天上午给你一个名字，你下午复查一下，如果没有不杀的理由，请老二当晚必须让他消失。我来做那个恶魔。不流血无法解决脓疮。”

老二说：“杀手应该还在城里。他十天前说任务完成，磨州藏污纳垢，不急脱身。”

“好。”

老大又问：“老五，湖西研究院那边还有什么信息？”

老五说：“有一事我没有论证过，也一直没有声张，我偷看到研究院一个秘密文件，似乎他们卖的药可以暂时抑阳。”

老三摸了摸胸口的骷髅头，说：“什么意思？湖西的间谍只要吃了药就可以检测不出来，停药了还会检出来，继续传染？那这战争怎么打？难道管控此药？”

老大眉头一皱，说：“老四，十天之内，截留一切领馆出入人员数据。”

老四说：“听令。”

月亮慢慢从云层中晕出。其时，磨州阳性人数从25万变成28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已经累计到18万。

## 11 转机

次日，州府新来钦差和州长一同开会。

州长扭捏不安，但是贵在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一己之力无法扭转乾坤，也只得顺其自然。胡日天主持第一日州府市政班子大会。7点时方东将会前要求批量通知下去：

1.

所有人早上8点开会；区长以上等级以上官员必须在会议上，可远程会议；

2.

各区长汇报区内城镇数，街区数，楼栋数，区内工作人员数，联系人，手工统计区域内阳性人数；中午12点前提交。

3. 预估下一日可能增加的阳性人数；需要多少医护资源；

众人观望。大部分人心想不过是新官三把火，是以当日上交的表格里数据凌乱。

开会之初，胡日天也不啰嗦，说：“我来这一次的目的在于控制疫情，恢复城市秩序。初步计划10天时间完成。这也必须是大家的共同目标。细枝末节当为共同目标让路。听懂吗？”

下面开始吵吵嚷嚷起来，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卫清心里想了想，只要没有大量新增，一轮筛查管控得当理论上7天是够了。加上3天巩固，十天也算是理想时间。

胡日天：“目前磨州如同一个扎满了毒果的刺猬，有些毒刺也开始溃烂。我这一次是要救活刺猬，因此要用篦子将毒果篦出来，溃烂入骨的毒刺应该也需要拔掉几根，否则难以医治。”

区蚰心想：吓唬人罢了。统一思想，说明情况，摆明态度，却也是统一的套路。只不知执行如何，且行且看。自己少不得使一些绊子才行。

胡日天说：“我们首先需要保障民生。州属物流系统在那里？”

驿政系统**关佬**举起手来，没想到几个老牌食品集团也举起手来，胡日天心想如果不举手自己都忘了，就笑笑说：“很好。你们分别能发动多少人？”几个人都哑口无言。

驿政系统**关佬**抖了个机灵：“发动也没用啊，他们现在都居家隔离着呀。”

胡日天笑笑：“你们一共有多少员工？阴性的有多少？”

关佬摇摇头：“有近10万人吧，阴性80%能有的。”

“好。明天抽调5万人，直接对接大仓，保证全市物流，每人每天三次抗原自测，一有问题立刻隔离，待命人员立刻补上。每日汇报感染人数。你觉得每日能感染多少？”

关佬摇摇头。

胡日天说：“你既然不知道。我就要求感染率控制在10%以内。你自己想办法。”

区蚰急红了眼，连忙插话说：“10%很难。大仓的菜都还没有消毒，不能分发。”

胡日天还是微笑：“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分发？”

“前两日大火冷冻系统毁坏，大部分食品腐坏，病毒更易传染，需要清理。”

“损坏部分原始价值几何？”

“啊……500万吧？”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卖到4000万吗？”

“差不多吧。”区蚰忽然醒悟到什么，脸色一红。胡日天似乎没有看到，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分发？”

“这个……人手有限，三天吧。”

“你不用额外抽调人手。今天清点完大仓，给我一个数据可以吗？要有品类、腐烂多少，可用多少，分发多少，损耗多少，失踪多少的信息。附表一个分发清单。”

“我……我们这几天非常忙，管这么大一摊事，今天做不好

啊。今天还会有新物资到，那么多事，清理不过来啊。”

胡日天说：“好。你不用额外抽派人手，今天中午前完成截至今晨的数据给我即可。完不成明天不用开会了。”

区蚰涨红了脸，说：“好。”

胡日天对驿政说：“关佬，今日新到的物资你直接以驿政系统对接，下午先动员到5千人，中午收到各乡镇的联系人信息后直接送到小区，过程交接表格留档。明天五万人开始消化大仓的库存。”

关佬说：“可以。”

胡日天继续问关佬：“你想趁这机会把驿政系统做大吗？一家独吞这十天的物流系统，能多赚就多赚一点，总归利润和成本都是州府的。”

老先生摇摇头：“好难啊。驿政系统工资本身就不高，现在环境又危险，我们人员可能没办法消化正常物流，只能消化掉应急物资。大家也都不想冒这个风险。”心里却在想我自己都快退休了，我才不想揽这事情，火烧不到我尽量照5万人凑出来，先干着。做大能有什么意义？

胡日天见老头子一把年纪老油条，也不想多说，就说：“大家都封着，你的人能够出来的话，需要提前做好管控。今晚给我一些细则，比如说每个区派几个人。如何消杀，如何控制数量。所有货物送到小区，不经区委街道。”

一听不经区委街道众人惊呼一声。这不得断多少人财路啊？



浮云区长说：“他们对街道不熟，不好对接啊。”

胡日天笑笑：“所以要求你们会议结束前汇报出城镇数、街道数、楼栋数、联系人。当然第一日数据会不准确，有些联系人的号码也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号码你明天开会前给我数据。我看看哪个区的问题多。”

区长们吓得吸了一口气。胡日天不在此纠缠，转头对商务部说：“资本家的快递小兵好管吗？”

商务部说：“不好管。做检测的时候他们会用别人的检测码去监测。用自测的方法更需要靠自觉。”

胡日天皱眉反问：“有什么建议吗？”

商务部挠挠头说：“可以让他们集中在公司做检测，早一次晚一次，服务上门。专人抽查，数据公示，如果发现冒名顶替，进行严惩。”

胡日天点点头：“大家都很聪明，想得很周到。就照这个方向，今晚给我一个详细方案，明天一早我们早会上就论证通过。一旦公司介入，就禁止任何跑腿散户；市场按五五分，驿政你要长脸你自己就多占一些市场；明天开始市面上查到的快递应该有一半是自己人。”

关佬红着脸答应下来。

10分钟时间，最重要的物资物流暂时打通，胡日天心里松了口气。

胡日天开始关注**阳性数据及消灭的问题**。卫清扭扭捏捏还不大敢说，胡日天示意正常汇报，于是卫清吞吞吐吐地说：“截至昨晚，阳性数据**18万！**”

一语惊天，会议室里的几人还好，线上会议场顿时炸开了锅，大部分人不敢置信。

胡日天自己也不太敢相信，说：“我们还是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数据是这么多。加上遗漏项，实际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们挑战很大。要求大家发动群众、统计好，科学的态度是不害怕不妖化。这个病毒居家隔离也可以消灭。只要阳性病人足不出户，就不会造成过大危险。卫清，重症率有多少？”

卫清感觉好几天没喝水，嘴巴已经干裂出血了，厚着脸皮说：“不知道，没要求，没统计。如果按病毒肺炎造成肺部问题呼吸衰竭而亡的话，目前还没有报告病例。按网红神医的说法，应该没……”

胡日天心想老五那种浮夸装逼的做法怎么在磨州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他打断卫清的说话，说：“接下来十天时间，各医院恢复正常出勤的**30%**配置上班有多大难度？可以上午出诊，下午参与抗毒调度。”

“这之前是副局长刘南无在处理。我来安排。理论上没难度。”

“好。各区长通知下去：圆舱有限，阳性无法做到应转尽转，但是截至目前阳性重症率为**0**，青壮年人感染了不用恐慌，老

幼感染者有基础病不瞒报，足不出户，生活所需送货上门，居委判断需要去医院，则呼叫救护中心，医院明日开始半日上班；阳性病人公开，邻居监督，居委负责。方向动态调整。”

卫清松了口气。

胡日天说：“罗宋北，警务处有阳性病人活动地图吗？”

“啊？没有。”

胡日天点点头：“每区常住哪些人你有数据吗？”

罗宋北说：“有一点数据，但是没有合并过。以前从来没有要求过啊。”

胡日天瞥了一下时间，又过去了10分钟，不想再这个话题上纠缠，他问：“大家都清楚我们未来几天的目标了吗？”

“清楚。”“控制疫情，恢复秩序。”

云看山见缝插针说：“领导，上次提到的抗疫晚会准备好了，计划明晚举行。钦差大人参加吗？”胡日天沉下脸来：“你这是找骂吗？”有人哄笑起来。胡日天想讽刺两句，却还是忍下来，说：“取消晚会。明天你抽调十队年轻队伍，去跟拍一些特辑：比如退休老小区的吃饭问题，快递跑腿的一天工作情况，明天选一个典型视频向我汇报。”

“这……自揭其短？可是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这种事了。”

胡日天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开始引申到最后一点上：“在座所有人都是吃州府财政的，所以就算封城，你们的时间也已

经被州府买下来了。这些都算上班时间，8小时的时间请自行找出8小时的工作量，没有的话接下来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将自己的岗位销掉？所有人上班时间只能做上班的事情，如果实在找不到事情的话可以给大家一点提示：每个人发现一个疫情期间的乱象，也可以不是乱象，不要歌功颂德，歌功颂德的部分写给云看山即可，写一份改进报告。明天抽查。”

众人稀稀拉拉，似懂非懂地点头。

胡日天一鼓作气，开始说大话：“疫情不可怕，疫情激发的人性卑劣才可怕！群众是泥土更是大地，是我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大家切记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让自己成为无本之末！我要求大家以后每天都要下去去看看去发现问题。发现任何问题，只要你认为是一个问题。不管是自己发现的，还是亲友发现的都可以。我鼓励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发现，有发现才能堵漏。”

众人这才明白说的是什么。有一些人不明白但是觉得明天也不一定抽到自己，见机行事即可。于是众人点头。

会议比自己想象得顺利。不到半小时。方东也很专业，不到10分钟就将会议纪要发了出去。

半小时后胡日天陆续收到一些区长的反馈。浮云区长倒是最快的，原来那天西门乾突击检查出纰漏之后，他以为西门乾开始来真格的了，自己就开始恶补功课，开始设想如果自己是州长的话应该会在哪一方面着力，应该怎么应对。没想到西门没来真的，钦差真的来了。歪打正着刚好派上用场。

胡日天看得比较满意，这时陆续有别的统计发进来，却是一个不如一个。统计得乱七八糟，留的电话都有缺位的。胡日天虽然看得恼火，却也不形于色。

到了中午，收到了区蚬的报告，清单上入库1500吨，损毁1000吨，分发500吨，再看分发表，电子表格不知道操作时间，但是电话倒是密密麻麻排了很多，胡日天和方东一起打了一些号码，果然10个号码有8个都是空号。

胡日天也没时间去计较，嘴唇微抖，在姓名上划了个×，笔上的微型摄像头就将图片传导到老二的手机上。方东不知画又何意，也不多问，继续收集各区资料，暗暗感叹钦差的办事效率。

胡日天中午时随便用了点盒饭，继续办公，到下午三点胡日天已经对全州的情况有了大概了解。虽然初始数据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偏差，但是方向上相对明确了，东部几处外乡聚集地问题最大。市区相对好一些。胡日天知道了重点，也就没那么慌了。

晚饭前有半小时的时间是给卫清的，和他简单商量，后续资源可以略微倾斜。如果明天更新数据问题还不大的话，市区大部分地区可以进行自我隔离，而浦周，林三，蔡北等几个地方则需要更多资源进行隔离。卫清还是不敢相信这些手工数据，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建议，就此定下基调。胡日天又问：“死亡率到底怎么样？”

“我们的统计数据没有计算因为基础疾病而死的人。一个人如果是阴性，不管是不是因为医疗挤兑而死的都不算感染死亡率；如果是阳性，但是因为原来有哮喘，免疫力下降，因为哮喘而死，也不算感染死亡率，所以死亡数为零。”

胡日天竖眉道：“那这些死人都被你吃了吗！”

卫清连忙说：“那要怎么统计？”

“你给我合理的建议。”

“第一项数据偏差比较大；第二项应该统计进去，过去的数据没法统计了，今天开始统计真正的阳性死亡率。”

胡日天说：“阳性死亡率需要公开，加大资源减少真正的阳性死亡率。”

卫清点点头：“好的，我立刻和南无局长处理这事。”他顺便带了一句话：“刘南无副局长建议全州进行一日一核酸，以加大筛查力度。”

胡日天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问：“筛查成本多少？”

“抗原5块，核酸20。地区差异不大。”

胡日天点点头，说：“你回去内部开一个会，跟所有人说我的人在调集相关药剂厂的数据，严查贪污受贿，接下来要在卫健组找出三五个典型进行批斗搞臭。这句话需要强调两遍，开会初讲一遍，开会结束强调一遍。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今天州府里会有一个人死。”

卫清见胡日天眼皮都不眨面部表情地说出要死人这句话，吓

得一哆嗦，前列腺一涨。

胡日天闻见一股骚臭味，想想也没什么别的事，就放卫清离开。

一直汇总、批复到晚上11点多，胡日天才从文案里抬起头。

胡日天回宾馆稍微洗漱，忽然有人打电话过来，居然是关佬。关佬一接通电话就大哭起来：“老板，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胡日天眉头一皱，平淡地说：“你说。”

电话那头哭哭啼啼地说：“我们晚班的运送人员，有十几个被人打了。有一个人腿都残了啊。啊，还有没有天理啊！”

## 12 铁血令

原来由于外地进货物资较多，已经在高架下排成队，中午关佬拿到了各区县街道的数据，跟了一两个街道，发现有些街道居委并不欢迎这些州属的免费救济物资。关佬一想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目前各种野生团购不但和货源那边有勾搭，和一些街道居委也有勾搭。他只是赔笑说：“这是新政，为了保证大家不饿肚子。”

大部分小区居委的借口都是没人，有一些小区居委已经被小区党员或者小区自治组织接手，就很欢迎这些物资。

州属驿政属于公家对公家，无法抽出油水来左填又堵，自然不受欢迎。白天也就罢了，大家抹不开面子勉强收下，压在小区门口，晚上就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了。

一个驿政员司机车停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小区，副驾驶的运货人员打好对接电话，停在了小区门口，下车准备卸货。这时忽然从黑暗中出来了七八个人影，将运货员套在一个大垃圾袋中，拳打脚踢，边打边骂道：“贱货！狗腿子！滚远远地，不要在这个街道上混！你们垃圾驿政明天还敢出来的话让你们一个也走不掉。”

.....

胡日天深呼吸一口气：“一共有几个地方出现了事故？”

“八个。在不同区县。现在大家吓得都开始请病假不上班了。”

“你今晚去逐家慰问。跟他说我知道了，我会替他们讨一个公道，需要的话你在病房跟我视频。其他人明天按原计划正常上班，病假的事你自己解决。”

关佬还想说什么，却犹豫了一下，胡日天揉了揉鼻根，说：“辛苦了，明天早上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确保你的兄弟们安全。”

关佬见胡日天不容拒绝，也就唉声叹气地挂了电话。

胡日天一直忙到夜里快一点，才将这一插曲处理完成。



这一日，磨州总感染人数从28万变成32万，转阴3万，在阳29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已经累计到22万（18+4-1）。当日阳性死亡15人。

第二日的会议上依然在8点。胡日天通知方东7点到达。

开会前半小时，很多区镇更新了一版数据，基本都比卫清系统上的数据高20%；胡日天大概理解中间的偏差，有几个区比如浮云区还做出了比较好的推导数据，预计哪些地方会继续出阳性，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胡日天忍不住夸奖了一下。

方东6:50到达，发现胡日天已经在会议室坐着，方东有点过意不去，胡日天也不啰嗦，说：“辛苦了。来，快将会议议程发一下。今天会议预计一个小时。”

议程如下：

1. 数据分析，下午下班前继续更新数据；
2. 简述昨日内容；
3. 其他。

备注：会议中如果有突发情况需要组织可以选择临时退出会议。

方东和胡日天简单核对了一些情况，早会就开始了。

胡日天简述了各区昨天提交的数据及表现，进行一一简单点

评，要求大家今天继续更新数据，昨日的容差会比较大，今天数据就可以更准确。众人昨天做出了经验，也大概知道钦差大人的目的和要求。知道数据重要，因为对自己内部也很重要，也发现并没有那么难。纷纷应允。

进入第二项议题，就有点复杂了。

胡日天就询问大家昨天有什么发现，也没有人说话。胡日天就点名云看山，问他昨天看到了什么。

昨天云看山白天真的和两组摄影队前去基层拍摄，在一个老人家里，发现真的有老人不会网购几乎饿晕在家中，给几人开门时手都是颤抖的，看见云看山的工作证都哭了。云看山尴尬不已，赶紧联系关佬，被告知此间的物品下午时会到。云看山觉得有点拍不下去，开口向隔壁讨了些粮食，隔壁也大方，有一点点余粮，只是老人脸皮薄，和隔壁的租客不熟，所以也不好意思开口。到了下午，关佬接手的物资发到，云看山自行带人将老人的一份领了送上去，老人开心地对着镜头说了十几句“谢谢州府”，云看山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这视频自己也不好意思看第二遍，但是因为另外一个视频实在没把握敢发出来，是一个盲人，夫人是个瘸子，太辛苦了而且没有代表性，要交任务还是交了这个视频。

胡日天的邮件点评是：知晓，谢谢，请存档。云看山此刻被点到名，只得简述了这个视频内容。

官员们面面相觑，开始猜测是哪个小区。

胡日天说：“云看山说很多小区是这样，大家不要猜了。我有视频，我很赞赏这个视频，我也不会追究。请各位接下来深入基层，了解每家每户，避免再次落入云看山的镜头。”

众人称是。

有了云看山的抛砖，后面就陆续有人发言：“辖区内有对外学校在给湖西人举办party，区里一接到信息立刻叫停；并且让他们统计参与party的人员，确保没有阳性聚集情况。”胡日天也表示了赞赏；

有人说：“发现有湖西人在大街上乱走动，已经被批评教育，居家隔离。”

有官员说我随居委到一户人家屋里，被人轰出来了，那人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说能抢菜的呢，你枪给我看啊？于是官员就现场试了一下，发现真的抢不了。有点尴尬。没想到黄绿两家都是限时限量供应的，很难抢。胡日天反问：“你家的菜怎么买的？”那人说：“居委发到我家了啊。”话音一落，就开始脸红。

浮云区提到发现居委有人倒卖通行车证，“事情是真的，区里已经让大家限量发证，每区两证，所有证件接受必须是党员，根据任务出行，建议交警盘查，如果发现有超出任务范围的行进路线，可以扣押证件。”罗宋北点头称是。

一个区长说：“区里有一个高级投资资本家抱怨家里没有面包吃了。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胡日天说：“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人平等啊，不光可能有些穷人没饭吃，有钱人也没有啊。”胡日天心里叫道：“卧槽！这话我还真没办法接。”他摇摇头说：“角度新奇啊。你们回去后再想想这个故事好不好深挖。”在名单后面写了1分，不在此纠缠。

一个代表说我昨天好像没什么事，路上的一个快递小哥的鸡蛋摔坏了，我帮他捡起来了。胡日天奇怪地问：“你这故事刚开头就结束了吗？没有其他后续吗？”代表说：“是啊。”胡日天哭笑不得：“你没有问他有什么困难吗？没问他收入怎么样了吗？”代表坦然地说：“他们都挺好的，挺忙的，我没问。”胡日天在代表的名字后面记了一下：1分。既然绕上了这个话题他就继续问：“有人知道市场上快递员收入怎么样吗？”关佬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人说：“有。我问过一个最近一天收入高的时候能够达到1万5千币左右；疫情之前1月也挣不到1万。不过他们也很辛苦，因为封控，小区不让回去了，所以就睡在天桥楼洞下。”

胡日天点点头，说：“很好。那你觉得他们会希望疫情结束吗？”

众人纷纷觉得不会。

胡日天看看时间已经过了40分钟，说：“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继续发财，宁可希望疫情不结束。再强调一句，大家都是吃财政饭的，财政这些日只出不进，花钱如流水。如果还抱着疫情不结束我会更好过的想法的人，离

死——

也就不远了。”胡日天冷厉的目光扫视过众人，“死”字特别加了长音，会议室里顿时一阵死寂，大家大气都不敢出。

小学作文里说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可以听到。

胡日天停顿了几秒，说：“有一个人倒是听话，我说他今天不用来就不来了。区蚰副州长。”这时众人才发现区蚰没有过来参加会议，大部分人以为他是不是生病还是怎样，而有些人忽然开始觉得毛骨悚然起来。

关佬静静地看着胡日天装逼，心想会议都快结束了，怎么还不说我的事啊。我海口已经对下面的人夸下去了，你再不动点真格的我扛不住啊，我扛不住我撂挑子别怪我啊！我没犯什么事我不信我一把老骨头你能把我怎么样。

胡日天继续问：“罗宋北，你知道昨天晚上八起驿政送货员被打的事吗？其中有一名送货员被打成小腿骨折。”说着在屏幕上投了一张图片腿部瘫软血迹斑斑以及CT图片。

罗宋北心里一惊，想不到钦差不知好歹，会在这个场合问，连忙说：“哎呀，我昨天太忙了，没听说这事啊。不是没有死人嘛，可能没报上来。”

胡日天怒极反笑：“很好很好。那你听说了什么？”

罗宋北岔开话题：“我昨天主要在跟踪一线，护送外省进来的集装箱，严查不符合规定开门的商场超市。”

胡日天说：“很好很好，有理有据。”他继续说：“由于驿

政工作人员被暴徒打伤的事事关重大，可恶可恨！民愤难平！

今晚宵禁一晚，宵禁时间22:00-

6:00；仅限驿政的工作人员持证可以上路，其间除军人外其他所有人员闭户，如果有任何违禁人员，将作为同伙逮捕，以反抗疫罪最高级处理！我亲自视察昨天发生事故的地方。你有问题吗？”

罗宋北连忙说：“我当然没问题。民众那边需要好好通知下去。”罗宋北微笑，心想你玩这招？宵禁能禁多久？只要老子想搞，随便鼓动一些人就将你的计划打破。

胡日天说：“云看山，你确保通知到位。另外，你和关佬上午一起去医院拜访一下受伤最严重的人，说明一下州府会跟踪此事。”

胡日天继续说：“罗宋北，由于事关重大，你抽派警力，每个警点排出一名应急响应人员，专门响应物资运送的问题，中午前将表格给到关佬。由于人力有限，你不用跟踪昨晚事故详情，你下午帮我去调查一下今天区蚰为什么没来开会，现在人力紧张，连你在内，不可以调用超过3个人的警力。可以吗？”

罗宋北不明就里，心想对方无非是不想自己去出昨晚事故的结论，是不是准备弄一些罪名来整自己？但是跟踪区蚰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是打个电话去看看，去他家里查查，调调监控也没什么难的。这任务接了就接了，见机行事，就说：“领导吩咐，当然没问题。”

胡日天扫视了一圈，说：“还有两分钟，有没有大的问题？”

众人哑声。

胡日天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示意方东散会。会议纪要的第一条依然是共同目标。

胡日天陆续看了一堆上报的数据，继续熟悉这里的一切，到中午已经基本理顺。午饭之前，胡日天毫不犹豫地在罗宋北的名字上画了个X。

下午胡日天和卫清、方东乘了一辆车暗戳戳地经过地图上最混乱的区域蔡北，那是果然是一塌糊涂。人们满地乱跑，虽是封城状态，但是有很多零散的农庄，并没有物理隔离。问方东有什么建议，方东说：“应该拉个铁网将他们封住。”卫清说：“这里的人只要不危害到外面的人就好。如果阴性的人闭门不出，也就不会被感染。”

胡日天看看卫清已经秃掉的头发，又好气又好笑：“为什么鼓励阴性的人闭门不出？在没有转运之前，不是应该做好消杀，强制阳性不出吗？”卫清连忙点头，胡日天说：“这个城镇一共8万人，目前在阳有可能达到2万人。这样下去还会增长，只能动态管控这个区域。该居家的仍然居家，明天起你协助西门多派警力管控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警力需要加强。后面还需要发动更多群众志愿者，完善具体志愿者工作流程。”

方东一时没听明白，说：“明天州长会管理警力？会来处理这个小地方？”

胡日天点点头：“一旦恢复生产这里就是隐患。这里的阳性可以先不收治，等圆舱建好再收。州长处理这点8万人的小地方我想他还是能做细的。”

方东点头，心里在想罗宋北会怎么想。

胡日天一下午走了几个难点，除了这几个难点之处大部分都已经平稳。

卫清接到一个电话，手忽然颤抖起来，说：“刘南无在家里跳楼自杀了！”

胡日天说：“你很难过吗？是你早上吓唬他了吗？”

卫清说：“我早上没有吓唬他啊。”胡日天摇摇头，心想你手下是什么样的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卫清忽然说：“难道他和药厂……”

晚上回去继续查看汇报资料，连续两天每天工作超过20小时，胡日天有点累了。他揉揉鼻根，熬过这个夜晚，就会鲜花满目。

到了将近午夜，罗宋北终于打电话过来，说：“领导。区蚰死了。”

胡日天淡淡地说：“什么原因？”



罗宋北吞了吞口水：“很诡异。”

胡日天平淡地笑：“你说说看。”

原来下午时胡日天虽然说明了只能派两个人去调查，罗宋平还是派了三个亲信。到了下午亲信回复说：“区蚰已经死了，头被人割了，查不出原因。”

罗宋北不相信，还亲自去看了一眼。一看吓一跳，差点作呕，区蚰的头颅已经不见，身体是光着屁股，似乎很兴奋，下体还硬着，然而头已经不见。无头尸就裹在被子里，落在床下。

一个年轻的女人赤身裸体双腿叉开昏迷在床头地上。

罗宋北第一反应就是情杀。一摸女人的脸还有呼吸，连忙掐她人中将其弄醒，女人吓得语无伦次，连连后退，连衣服都忘了穿了，显然受了很大的刺激。亲信给女人盖了一件衣服，出示了警官证，又给女人倒了一杯水，女人似乎心理素质还行，平静了一个多小时，才断断续续地说话，虽然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毕竟有伤风化，罗宋北担心女人谎话较多，就威逼利诱，也还原了一点事实。

区蚰和保姆正在排演一些动作片时，女人正在入戏。忽然门就被人打开了，似乎只是一道影子飞过，区蚰的头颅不见，被装入了一个袋子，而无头的尸体瞬间被用被子裹好，丢在地上，黑影已经消失不见。女人觉得奇怪，以为一切是自己的幻觉，但眼见被子落在地上，连忙下床去，一看一个无头尸体在被

子里汨汨流血，顿时吓得昏晕倒在地上。

如果这就是事实，这杀手的速度得多快？

但是如果不是事实，难道世界上真有神灵？

罗宋北下午调取了昨晚楼房周围所有摄像头，没有异常人物进入这个小区，四人看得眼疼脑袋疼，发现唯一的一点奇怪之处就是在晚上11:30左右大楼入口处的摄像头有一点卡顿，在黑夜一瞬间这周围电闪雷鸣，他想不通也想不透。

一直熬到晚上，没发现其他异常，亲信才说：“海里有高手。”

罗宋北身体顿时就麻了一半，他颤抖了半天，终于还是打电话给胡日天。

罗宋北妄想将功赎罪，低声下气说：“领导，昨晚斗殴的事有人跟我说了，我们已经知道了线索。可以一网打尽。”

胡日天说：“很好。你觉得你有错吗？”

罗宋北说：“我错了，管理不力，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胡日天点点头：“还有吗？”

罗宋北说：“没有了，我一向兢兢业业，为国为民，不敢有丝毫懈怠。”

胡日天微笑：“好一个为国为民！大仓一场火是怎么回事？”

“啊……”罗宋北涨红了脸，知道隐瞒不过去，心里一横，

急促地说：“胡日天！你也知道我的能耐，你敢对我动手动脚。我让你永远出不了磨州！”

胡日天摸摸手里的钦差令，玉石在暗红的月光下显出一缕暗红的血色，他冷漠地说：“天下流泪，钦差令出；钦差令出，必有流血。”

声音在清冷的月光下显得非常诡异。

风云诡谲，妖魔辈出。

然后就听“啊”得一声，罗宋北的电话掉在地上。他甚至来不及拔枪。

此日，拐点始出。磨州阳性在阳人数从**29万变成27万**，新增**1万**，转阴**3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累计到**25万**。当日阳性死亡**10人**。

第三天早会，官员们都更积极活跃了，数据相对更准确了一些，向上反应的案例越来越多。

很快进入第三议题，胡日天说：“很不幸。昨天我们有两位同仁死亡：**1. 刘南无失足坠楼；2. 罗宋北失踪；**”

“罗宋北打电话跟我说前天晚上伤害驿政工作人员的团伙和他的亲戚有莫大关系，我想他也许已经畏罪自杀，提醒大家管好自己的同时也管好自己的亲属；目前各部门手上的工作都接近满负荷，也不用分心去找他的尸体，等疫情结束再行处理；

局里已经派人守住罗宋北家属亲戚的住宅，防止他们情绪激动自杀；”

“目前由西门乾州长临时接掌公安局，局内直接对州长汇报。今晚解除临时宵禁，但如有任何斗殴事宜，严惩不贷，西门州长亲自督政。”

“让我们为刘南无同志辛苦工作表示感谢，默哀一分钟。”  
众人哑口无声。

会议结束，胡日天带领众人视察，却也没有有什么大的问题。

居民物资保障，医疗通道正常，居民从公示数据和周围数据上比较，觉得没有什么差池，开始慢慢相信政策，配合安心隔离，上下齐心期待尽快解封。

胡日天看着各人用半小时时间写的述职报告，参差不齐，虽然怒骂，一瞬间甚至想画十几个×，但是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此次的任务只是恢复秩序。

其日，磨州在阳人数从**27万**变成**23万**，新增**1万**，转阴**4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在阳到**22万**。阳性死亡**5人**。

次日，磨州在阳人数从**23万**变成**19万**，新增**0.5万**，转阴**4.5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在阳到**18万**。阳性死亡**2人**。

三日，磨州在阳人数从**19万**变成**14万**，新增**0.2万**，转阴**5.2万**；卫清的数据库里阳性在阳到**13.5万**。阳性死亡**0人**。

五日后，磨州在阳人数与卫清数据库重叠。

.....

此后，在阳人数逐日减少。

神说：你若敬畏，你若真的努力，善良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磨州请加油，熬过这个夜晚，依然会鲜花满城！

八日后，整个磨州除了五个乡镇依然在局部封锁，其他区域所有问题人员都已按卫清的要求处理，应收尽收。

胡日天隐退。

老五看着夜空中的高楼闪烁，江水泛波，微笑道：“你看，这就是华而上的磨州，多么美好。”

胡日天说：“这是不是你引起的烂摊子？”

老五还是一副装逼模样：“这世界本来就烂，关我何事？你以为你走了，世界就不烂了吗？”

## 13 彩蛋

阳光从破窗里照进来。

一个被喝光血的头颅倒摆在桌子上，旁边是一个微胖的官员的尸体，脖子被割穿。再旁边是一架肉被割光的白骨，还有一个肉被割了一半的跑腿小哥。

门紧紧关着。

一年后，城中村拆迁工作继续。

工人在一个废弃的二层小楼上发现这四具尸体，急忙向上报告。

刑侦勘查之后，判断出这两名死者是前磨州官员，应该是外省的一个连环杀手由于炒股失败报复社会，发狂杀人，被外卖小哥发现，最后杀人灭口。

那这副无肉骨架怎么解释？

“我觉得是这名杀手杀了人之后忽然觉得羞愧，觉得不应该将官员和外卖小哥杀在一起。所以他最后发狂，就割光了自己身上的肉对天谢罪。”一个披头散发的预言家食少毒说，“理由是连环杀手自此几十年再也没有出现过。”

众人觉得有道理。

有屁的理！？还不是随便你说！

连环杀手陷落。这是史载磨州大疫情的最大贡献。

历史从来没有那么好或那么差。就算死伤百万，历史都可以一笔带过，何况区区百来人。你身在其中，你相信他是好的他就是好的；你相信他是糟的，他也许可能更糟。

小说亦如是。

2022.4.12-20 SH

后记：

疫情仍未结束，过程一波三折，虽然没有收入，仍然怀抱希望和期盼。治国不易，需菩萨心肠，亦需雷霆手段，SH加油。

原创费神，喜欢小说请点赞。



君之赞赏，吾三月生幸。